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十九

秦琪字志剛號遜齋江蘇人諸生有古學堂文集

胡理卿家傳

沈北山哀辭

陳玉樹字揚庵鹽城人著有蓮樂堂文集

重修鹽城縣志後序

與張秋舫先生元度書

崔倚庭先生傳

顧雲臣字持白晚號蒼流江蘇山陽人同治四年進士著有理菴山房存稿

漢高帝論

張晴舫廣文祥慶古文集序

舒上舍敏事兵鑑序

書逸民傳梁鴻後

丁未阮小傳

一

一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六

七

七

七

馮 开

字君木原名鴻坤浙江慈
谿人著有貞在堂文集

三巖游記

九

應醉吾傳

九

含黃伯傳

九

先兄蓮青先生事略

十

馮母秦太宜人八十壽詩序

十一

馮母董夫人六十壽敘

十二

繆荃孫

字荃孫浙江餘江陰人光緒二
年進士著有藝風堂文集

聚學軒叢書序

十四

說文段字注匡謬序

十四

崔孺人文集書後

十五

夏百初先生傳

十五

高星五傳

十六

書楊東泉大令逸事

十七

布政使銜廣東按察使金公神道碑

十八

國朝文滙丁集卷十九

胡理卿家傳

秦琪

先生諱元爽。字理卿。宋胡文定安國十九世孫。先世籍江陰。行自江陰。遷常熟之東周市。雍正三年。析置昭文。遂為昭文人。考晉康國子生。贈修職郎姚吳。先生少有志性。軀幹魁偉。長力學。學有成。累試輒不遇。乃去而貨殖。佐修職君治家。事無洪纖。劇易悉就理。歲庚申。粵匪擾蘇常。焚殺四起。時修職君暨吳太君春秋高。先生惶遽甚。馳走烽火中。詞伺賊情。間遇困亟。即走報。或以計脫去。尋邑城陷。居民率它徙。先生適奉修職君渡江。辟亂。僑南通州。已則往來大江南北。仍執費人業。以供養堂上人。以是稱其能。旋母氏病。堅欲回南。先生復奉之南。旋崎嶇涂次。屢乃得達。卒終於里次。殆所謂養親志者非耶。性故伉爽。喜施予。里黨以緩急告。必有以應。不則典質繼之。母少病。生平自奉儉約。私居無甚喜怒。亦不好作諧語。鄰里詬爭。必居間排解。其尤無狀者。溫言笑遣之。咸懽欣。居恒杜門却掃。娛養老親。間或舂磔為圃。雜莖蔬菓。以自笑樂。長君壬福。以文學名於時。同治甲戌。補學官弟子。戚友私相慶幸。先生獨無喜容。嘗語家人曰。科第不足重。然秀才乃讀書根本。惟在若曹自勉耳。光緒丁丑。修職君病歿。先生哀毀甚。癸巳。長君繼卒。時吾友文藻甫成童耳。先生迭

選家難。至是乃大戚。門無短童。輒無宿儲。惟以一身措柱門戶。其艱苦卓絕之行。亦概可見。已以宣統紀元八月十一日卒於家。春秋八十有一。子二。長壬福。邑諸生。次毓煥。女一。適徐。孫一。文藻。法科舉人。曾孫男女二。琪與文藻幼相習。長同學。今以狀來。句予為傳。敢以不文辭。爰撮其大者著於篇。

論曰。近世風氣不古。若一二駟僮者。流平皆巧。取豪欲以財力雄霸里閭。而先生獨以寒素終。可謂難矣。至奉親。勸子中。更事。筮。卒不少易其志行。其殆中有所得。而不營營於外榮者歟。烏虜。士苟負行如此。雖以布衣終。其榮於仕焉者多矣。它何論焉。

沈北山哀辭

吾邑自入國朝後。三百年來。無有以直諫聞者。有之自北山先生始。先生名鵬。字誦棠。北山其別字也。性伉直。負奇氣。早歲成進士。以文學鳴於時。意顧不屑也。歲已亥。痛憤時事。抗疏劾中貴人。格未上。然卒以是落職。逮下獄。方就逮時。宗戚惶駭。或私相引去。先生鼓掌狂笑。拂衣徑行。有某公使力任保護。笑謝之。道旁觀者百什人。咸嗟異。在獄所被情。詩酒意氣自若。間或酣醉。輒執手呼朝貴名。罵不絕口。目皆盡。裂髮頓顛。張罵已痛哭。哭已仍吶吶罵不止。室內罵聲。歌哭聲。雜然並作。狂怒時。

且或寢處矢溺中。以自垢辱。或作狂草累百過。圍藩戶壁皆滿。墨瀋淋漓。污衣上。不省也。悲沮鬱特。遂成狂疾。尋釋回。益以佯狂自恣。洎宣統建元七月二十二日。竟以狂死。悲夫。先生負岸異之才。嶽奇磊落。方欲大有所建白。而竟止於斯。蒼蒼者天。謂之何哉。雖然。先生往矣。先生之聲光。毅魄。軒軒一世。將與天地旁薄。莽蒼之氣。亘千古而不可磨滅。以視夫世之貪佞奸欺。身後曾無所表見者。其得失為何如哉。然則先生固死而不死也。爰為之辭。以抒予哀。辭曰。

子腴於中。而腹者形。子窟於義。而馳者名。手疏踏奸。神鬼欲喞。挺挺大節。亘禩罔挽。

重修鹽城縣志後序

陳玉樹

鹽城古無志。我太祖高皇帝起兵克圖倫城之歲。為知縣楊瑞雲創鹽志之年。時明神宗萬曆癸未也。逮國朝康熙癸亥。靖海侯施琅平臺灣之歲。踵修之而未成書。至乾隆壬戌。知縣程國棟。丁卯。知縣黃垣。先後修之。越六歲而成書者。再自乾隆十二年。後邑志廢缺。弗修者百三十餘年。逮癸巳春。鎮海劉公以庶常出宰茲土。下車未決旬。汲汲議志事。具書致幣於蒙屬。以纂修。自維末學。庸受慄如芒背。弗敢承。而邑之二三君子。援維桑必恭之誼。相勗勗。且願各殫所長。以襄厥事。懼速少室高價之謗。懷弗敢辭。爰取昔之撫自正史。裨官通典。通鑑通攷。地志官書。史牒。故家譜牒。先正詩文集者。分類條次。以補郡邑舊志之遺。而設正其謬。故書未載。則新冊是采。人物廣益。則輿誦是憑。為綱十。為目五十。有三。為卷十。有七。甲午秋。倭陷平壤之月。授諸梓人。乙未春。倭艦至胸東。鹽民一夕數驚。操劑者有戒心。將遁矣。既以張檀東出。青微釋警。而桀刻如初。至倭踞台北之月。而剗劓告成。侯復命予為之序。以綴於後。予謂今字內亦多故矣。泰西諸夷。挾其富強淫巧。航海數萬里。東來互市。踞沿海要疆。以為窟宅。各懷蹈瑕擇利之思。此二十四史所未有也。吾鹽自同治戊辰。陳侯蔭培牒開海禁。燕齊海商。越遼海數千里。窟集於鹽。鹽之玉粒精糈。速餉燕齊遼

濟。又由番舶轉運。逮及俄之彈春。韓之仁川。富庶虛聲。蜚馳海表。此楊程諸志所未有也。雖商埠增海關之稅。與鹽邑建喻義之所。匪無利益。然根古未有有利而罔害者。利之瑣者害或碩焉。利之碩者害更洪焉。在國家亦深慮養虎貽害。而徒戎實難。匿瑕含垢。蓋非得已。若鹽之慢藏誨盜。而亦云勢未可輟者。何以解於著雍執徐以前也。今夫鹽雖彈丸邑。亦濱海用武地矣。宋高宗建炎間。韓世忠由鹽城取海道。赴平江。而克苗劉。紹興初。徐文由明州取海道。據鹽城。而通劉豫。理宗紹定中。李全大治舳艫於射陵。謀習海道。窺畿甸。亦據鹽城。以為根本。有明嘉靖之世。倭寇跳梁。兩躡鹽堦。一時元戎宿將。如唐順之。李遂。劉顯。曹克新之倫。奔命於范堤姚蕩間。而殲之廟灣。自是而後。鹽民不揆寇難者。三百餘歲。歲在庚辰。以俄夷謀入寇。而鹽邑設備。歲在甲申乙酉。以法夷寇粵閩。而鹽邑訓師。歲在甲午乙未。以倭夷寇瀋遼。而鹽邑遵海築壘。相踞十數。寒暑而鯨波沸涌者三。幸以款議罷戰。鹽民康樂安平。得免於鋒鏑危亡之慘。蚩蚩者何德堪此。皆我聖皇萬祐之所庇耳。然昔宋人嘗降志和金。金亮卒渝盟。傾國入寇。然則金縉億萬。載書一紙。未可恃為悠遠之久安也。夫以未可深恃之時。成數百年廢缺不修之業。不可謂非天幸。而猶頽仰低徊扼腕。於今昔成書之異世。是思出其位。位卑而高其言。殆亦侯與二三君子所不取乎。後

之官是土者何以按輿圖而知險要。局門戶以固海防。生是土者何以師住哲而懋忠孝。修人事而弭天災。是書蓋兢兢致意於斯詞。雖謂或可資考鏡焉。然棗契之藏易朽。宇宙之變無窮。今而後或閱數十年而游修乎。抑閱百數十年而不修乎。後之人將亦有感於余言。

與張秋舫先生 元度書

玉樹再拜稽首。奉書於秋舫先生座前。先生今世之捐者也。孔子以捐為有所不為。孟子以捐為不屑不絮。則好絮者固捐者之東夷也。吾謂好絮之念。不可一日設於吾心。而好絮之名。不可一日譎於流俗。流俗知我所甚好者在此。即能窺我所甚惡者在彼。彼忌我思。有以敗壞之。不以我所甚好者奉我。必以我所甚惡者浼我矣。不揆其所以浼我之心。悻悻然如泥塗之蒙於體。不能以少安。我所以滿之者愈棘。彼所以浼之者亦愈奇。是我之計窮。而彼之計得也。然則遂終無以窮其術乎。是又不然。夫山至高也。虎豹之屬穴焉。山不能禁也。水至清也。糞土之舟行焉。水不能禁也。日月至朗也。豐隆以雲翳之。日月不能禁也。不能禁而姑舍之。去捐急之本懷。廓輻世之大度。以容其垢而納其污。不及汲焉。以自謀。被濕久之。而污垢行將就滅。如大明出而燭火自息。此文中子所謂無辨息。謗者也。且以涼涼無助之身。敢罵罵無盡。

之口。如持錐以刺虎。舉帝以拂雲。雖辨而必不能勝也。亦昭昭矣。或者曰。孔子言行已有耻。孟子言人不可以無耻。循者之所寶貴而唯恐墜失者耻耳。安有人以不絮浼我。而我不引以為大耻者哉。予謂是忿也。而非耻也。耻者反己而生者也。忿者因人而生者也。耻者本責實之念而生者也。忿者由惜名之念而生者也。夫既耻己之狗乎人。而與人異矣。復忿人之不我容。而觀人之與我同也。是何理也。且污我以不絮者。非真以我為不絮也。彼亦知彼之所為我之所不屑為。我之所為彼之所不能為。因妄謂我之所為同於彼之所為。以掩我至絮之名。即以自飾其不絮之跡。是其計雖疏。其心甚苦。而其知我未始不甚明也。復何忿哉。復何忿哉。夫日之繫於太陽天也。月之繫於太陰天也。其去地不知幾萬里也。彼陰雲重濁之質。不逮晴雲之飛之高。其去地僅數里。其去日月不知幾萬里也。自地上觀之。見陰雲不見日月。以為陰雲能弇蔽日月也。有立於喬嶽之巔者。仰而觀之。皦皦者曜於馬之上也。頽而視之。隱隱者布於足之下也。惡在其弇蔽日月也。天壤之大。詎無一登山而觀超出乎陰雲之表者哉。然則日月之自損其明者。在食不在雲也。士之自傷其絮者。在己不在人也。昔人有言。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玉樹近亦雁邑人之謗。益自勵其恥。以仰企先生之狷絮。庶浮言可以衰息。先生東鐸宮牆。嘗以牆內外之人。謠調為

言亦願除其忿懣以養氣而為文焉。古今人之以文名家者如韓如歐如蘇如曾文正皆能勝謗誇之人。不如是則吾之氣餒而吾之文亦弱也。卮言無當。伏惟亮察。邱君于菴希並致聲。臨楮不宣。

崔倚庭先生傳

先生姓崔氏諱楹字倚庭鹽城人。少好學。久困童子試。乃捐貲入太學。家素封。為一邑冠。性恢廓。好施與。嘗歲莫。被褐懷金。行墟落間。見有不舉火者。則寘錢其室而去。有知者踵門謝。先生曰。汝誤耶。我素吝。安肯為此盛德事也。其不好名多類此。鹽城居淮揚之下流。民常苦水。道光辛卯。雲南累月。湖淮暴漲。運堤決焉。棚灣東灌。與鹽種糝盡沒。民大饑。食糠粃。草木皆盡。有父子夫婦而甘心者。天寒風勁。道殣相望。或坐或臥。或踣。野犬曳而咋之。甘乃漸噬。生人日暮。燐火四起。鬼哭有聲。村落人煙幾絕。先生有殺二萬石。錢二萬緡。於明年春盡發所蓄以濟。餒者食之。寒者衣之。病者藥之。死者瘞之。飢民聞風。屬至。舢舨塞溪澗。小車轉轉。聲不絕。間一出視。鳩形鵠面之民。環而呼之。有牽其衣者。有墜其手者。有抱其膝者。人予一錢。千錢立罄。其貧者或求多不退。先生弗之怒。從者達先生意。亦弗之叱也。來牟黃熟。流民乃散。而蓋歲以空稱貸於人。始克播種。是年秋歲大熟。田稅數倍。畝翼汗邪。滿警車。不數年粟紅

貫朽富仍甲一邑聞者異焉。特有唐君維遠。薛君壽凱。阮君寶光。皆邑善士也。先生與齊名。唐君喜拯人急難。不足則貸於先生。無少吝。及三人同舉孝廉方正。先生獨辭。以此三人名顯於時。而先生名弗著。玉樹外王父。唐金浦先生諱文鴻。先生壻也。陳旣好義。有先生風。為吾父述先生事甚悉。玉樹以此知其詳云。光緒辛卯夏。淮揚海道謝公元福。行部至鹽城。題澤厚流長四字於額。以旌其門。

漢高祖論

顧雲臣

史稱漢高祖豁達大度。然余觀其於丁公。有己之恩。曾不稍顧惜。而徇於軍中。以不忠項王殺之。惡在其為大度乎。夫臣於項。貳於劉。丁公與項伯。厥罪均。不罪項伯而封之。說者以謂太公之不烹。賴伯緩頰。故德之耳。余意不然。高祖志在得天下。括莫分我之言。雖一時權術。猶喪君有君之對。以示烹之不足為重輕。然能料伯之必為救。且能料項王之必德乎。脫烹之。高祖亦不過縞素興師。如為義帝發喪。以示不共戴天而已。無救於太公之死也。能忍於太公之死。豈必德項伯之救。其德之者。為鴻門之役。活己之私恩。使己終得天下耳。以私恩德項伯。自以私怨罪丁公。其以不忠之大義為詞者。權術也不然。忠於項者。莫如季布。何乃以數窘帝之嫌。而購之疾布幸逃耳。若與丁公比肩。而見帝。其能免布之死乎。而帝之心迹敗矣。而帝之說辭窮矣。一憂其之嫌。且不封伯兄之子。太公屢以為言。乃使為羹頡侯。封之適以辱之。不自思微特無賴。屢過邱嫂羣飯之不情。而小嫌必報。雖太公之言。曾不稍假。則高祖度量之廣狹。可知矣。於丁公乎何有。

張晴軒廣文祥磨古文集序

廣文冷官也。士君子之不得於時者。往往託迹於此。樂其易理而多暇。得以究其所

未完。讀有用之書。為有用之文。舉生平所蓄。不能見於當世。猶可筆之簡冊。傳之其人。以餉遺乎後世云爾。張君暗妨。東鏗吾淮。與教授王君國均。均以康靜著稱士林。並重之。予得王君為文字交。固以愈稔。張君之為人。蓋遺外聲利。惟日手一編。究討古今。讀有用之書。為有用之文者。以故郡人士。非執經問字。寧復一識其面。嘗聞公一見顏色。則眸乎其容。淵乎其度也。與上下于古今。辨論乎文字。則灼乎其有識。議秩乎其有法度也。尋讀其雜著諸文辭。又忠愛之思。溢於楮墨間。乃知君雖不侔志於時。而敦勉於朋徒。期為有用之材。以裨益治化也。不自教吾淮人。始固無意於為文。而但以發摭所蓄者。然即以文論。疏通而有要。質實而不詭。油然有中於人心。而無怪僻險詖之辭。以眩感乎羣。且不較駁乎摩方姚之望。豈哉。

舒上舍敏事兵鑑序

聖清承平二百餘年。封狐雄虺。突起於西南。方內恬熙日久。人不知兵。望風而靡。遂得恣其狂劇。食乎天下。而巽南山。東河洛。羣不逞之徒。亦揭竿而起。爭為長雄。朝廷旰食憂勞。垂二十年。卒賴三五才傑。次第削平。憐憫黔首。得復觀太平世宙。國由廟算勝。而師武臣力歟。抑何拙於前。而巧於後。懦於未。而勇於後。戾歟。無亦惟是探討於戎機者久。熟於成敗利鈍之故。故其運籌決勝。若執左券。雖操梯黃梁。即以卜

之無以愈其十言而十當也。然而比年以來西北回疆時作不靖。外番恣睢暴戾。伺中土強弱為進退。十數年來凱旋之勇。數十萬之眾。散而之野。非有越宿之飽。尺寸之田。可以覓糜於旦夕。糾黨劫奪之夫。時時間作。亂萌已伏。厝火積薪。有心人於此。所謂長慮却顧。而亟亟思為補牢計也。沈陵舒子敏事。為予視學湘中所得士。以所著兵鑑一書視予。而屬為之序。予見其采輯古事。間繫論斷。均能得其要領。而洞中機宜。微會於文字事迹之外。知非泥古不通無濟時用者。亟與客賞之。客局局然笑曰。用兵之道。今古異宜。強弱異勢。隨時之變。不可端倪。若襲軌而驚如房琯之車戰。邵青之火牛。鮮不敗矣。用是紙上陳言。為予曰。不然。杖武襄名將也。范文正使習左氏春秋。岳忠武亦習左氏與孫吳兵法。書何足誤人。人自誤耳。熟是編者。習見成事。與規矩而智巧寓焉。豈墨守成法云爾哉。客又曰。是固然矣。今之戰攻。恃火器耳。舒子語焉不詳。凡所稱引。亦迂闊而達於事情矣。予曰。是固兵鑑也。是非得失之林。非製械之譜也。且其推本主德人心。於兵制屯田。尤三致意焉。欲覽者致治於未亂。思患而預防。若器械之良楛。我與敵同之。非不戰而勝之道。舒子不欲喋喋也。客無以難。遂書為序。

書逸民傳梁鴻後

伯鸞好名之士也。欲隱深山則徑隱耳。必俟其妻趣之何也。待徵聘之至不就為名高也。既入霸陵山即終焉可耳。生平傲辟未嘗一至其門。不至焚山堙谷求之。何復出關避之齊魯。又去適吳為肅宗非昏闇之主。過京師安用作歌以刺時。及肅宗聞而非之。由齊魯適吳。作詩曰。嫉吾俗兮作讒。曰口罵器兮余訕。夫身將隱焉用文之。五噫之篇。若罔不視人。讒謗何由至。不自晦以賈禍。名心累之也。德曜舉案齊眉。未聞初嫁時有此舉止。備而示異。動主人翁也。嚮之詩曰。冀異州之高賢。是即冀伯通之賢之耳。蔚宗以高鳳傳次其後。獨繁之論曰。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汗泥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隱逸佗傳中無怨累。吾以為欲顯其心名而多怨累者。即謂伯鸞。言在於彼。意在於此。史家義例也。然則曷為作傳。曰伯鸞好名。既得名矣。鄉里以為高節。吳人以為清高。安得不為之傳。夫博通之士。不求榮利。而第博節介之名。雖不逮子陵諸賢。以視飾智巧逐浮利之夫。不既遠乎。

丁未尻小傳

吾友同邑丁君壽恒。為吾師拓唐先生之第三子。字未尻。俗拘其別字也。少有異秉。讀書三數遍輒成誦。年十二。鄉先達韋竹坪。世文過其家。與語器之。試以新月賦。不移晷而成。才思秀拔。極賞異之。妻以女。年十六。滇南李公視學吾淮郡。文學楊公慶

之日試萬言。李公奇其才。及君應童試。半日成二賦。詩數章。亦以是見賞。入邑庠。性警敏。遇事有裁決。無難易立辦。故拓唐師極重愛。事有疑滯。必召而謀。無不當。意者以是相期甚厚。師遭坎壈。謂君可為仲報國志。杖賦荐不售。入貲為部郎。試京兆。又不售。父歿。遂絕意進取。易名壽恒。誓恒其心。不與世爭聲利。猶以才累見嫉於鄉里。性嗜酒。乃自放於酒。無日不從其徒飲。飲輒醉。或戒之。則曰。持酒以禮。持才以愚。吾師管公明。庸何傷。喜言人短長。數觥以後。信口談龍。若有聞見其人。或銜之。知者解之曰。次公醒而繫獨醉耶。眾遂不之信。亦有醒世語。載之筆記。殊可傳。有丈夫子四。來福賜福積福嘉福。皆有聲當序。君先卒。有孫能率其教。年六十。戒諸郎。誕日勿稱祝。但賦詩邀和。以為樂。尋遣室產一男。喜而名之曰葵福。曰吾願畢矣。卒以傷於酒疾。逾年而歿。君嘗分募邑乘賦稅門。所著有毛詩雅故。救經齋詩文集。待梓。舊史氏顧雲臣曰。君為名父之子。兩兄皆朝士。有聲望。諸郎皆自立於學。保其家。故君得悠然獨暢。是天之所福也。益以天之美祿。生而為酒人。沒而為酒星。太夫人夢星墜懷而生君。有以哉。仰視柳宿光中。隱隱有我故人在。

三巖游記

馮 軒

三巖在麓木西北清冢高峻儵然人境之外。宋李允俞禘其右曰清虛中曰白雲。左曰朝曦。庚子四月予與俞君仲魯游焉。清虛形盪然若剖大員鑿而半之。雲物開朗無洞壑陰森之氣。其外修竹彌望。日光迴照巖壁。霏霏有黛色。旁有石碇研如門。循門而左則白雲巖也。白雲最深而迥。四壁鴻洞如大宮高屋。其前巉崖倒懸有瀑自空際下。峭石激之。終古澹澹有聲。石下別出一潭。裸花木三兩叢蔽其上。天光水色混漾於乍明乍暗中。使人旃然有無窮之思焉。其南為朝曦巖。巖頂大石斗絕。積翠百疊。陰陰壓眉額。巖中空而上隊。虛籟內翕。咳唾皆鏗然。夏聽淩寒。石氣逼人欲噴。去清虛僅咫尺。而寒暄之變殆類春冬。其後石壁如穴。暗水出其罅。鑿小池止之。渟渟一尺。幼暗中虛明湛然。掬以手涼冷如濯冰雪。是名丹泉。亢旱不涸。巖之南磴道槩折。上有巖如小閣。寬僅容一席。予偃卧其上。聽中巖瀑布聲。蕭條曠絕。彷彿篝燈小樓。夜深聽春雨時也。其北有石谷。黝然以黑。深遠殆不可測。予謂其中當有佳境。然不能入也。

應醉吾傳

應寄仙名清瑞。慈谿人。以善飲。自字曰醉吾。醉吾負奇氣。好讀書。尤好諸子稗家言。

能文章。悉落自喜。顧不中有司尺度。小試十餘戰。不能得一稔。家故不貲。至是益落。醉吾既不得志於時。則縱酒自放。一切佗僚不自聯之氣。悉託之酒。酒酣以往。或歌或笑。弗省也已。而病顛裸體走通衢。其家跣之歸。引一樓中。反扃其戶。勿使出。醉吾則據窗疾呼曰。下下。一雌墜地。股幾折。數載病間。縱飲益豪。入酒家。數十百觥立盡。以是得嘔血疾。醉輒嘔。嘔輒淋淋然不得止。而其縱飲如故。里有娶婦者。賓客座上甚盛。醉吾乃衣新婦衣。偽為新婦也。者。命與夫舁之往。至則賓客皆離座出。觀醉吾探首與外。徐曰。盍以酒酌新婦。一座驚笑。其玩世不恭。率多類此。未幾死。死之年。二十有八。

馮鴻煊曰。余十一歲時。始識醉吾於舅氏俞君處。今十年矣。醉吾性伉直。處世多所不合。頗謂余善詩。以詩為相質證。尤工詞。得意處往往奪北宋人席。而卒以偃蹇死於戲。

合黃伯傳甲子

合黃伯郭姓。名索。字介士。其先蓋自黃帝時。甲族繁盛。散處江湖間。素生而稜角峭厲。少時有相者見之。說曰。此子異日當橫行一世。非泥塗中物也。及長。好擊劍。甲冑森然。常以讀書自銜。頗能文章。金相玉質。腹便便如也。吏部畢卓嘗謂之曰。若得左

手持酒盃右手持君臂。醱醱咀嚼便足了一生矣。族有彭祖者。貌類索而弗如。索遂甚。蔡謨初渡江見之。以為索也。則大喜。與之言。格格不相入。已而知為螟。乃嘆曰。吾固知郭生之不如是也。其見重於時如此。煬帝幸江都。宿以術干上。上以鼎鼐任之。每召見。未嘗不嘖嘖稱美。嘗賜索以鏤金龍鳳花一上方食。索侍為借箸。蕞業坦腹無隱情。上曰。卿可謂黃中通理者矣。因封索為令。黃伯索雖見知於上。頗為人孤僻。無熱腸。每見上。輒以冷語誕上。亦微厭之。而同時有姜先生者。嘗謂侍臣曰。郭索言語冷僻。朕不耐與久對。嗣後召索。其必與姜先生俱。二人實相濟也。未幾索以醉死。而姜先生年老日就拳曲。上亦不復召云。

野史氏曰。當時有無腸公子者。以戈矛縱橫天下。索豈其族耶。抑吾聞索慕司馬相如之為人。故又自號長卿。則索亦翩翩佳公子也。無腸公子殆即索之別稱邪。然索之名。至今猶藉藉人齒頰間也。

先兄蓮青先生事畧乙未

君諱鴻薰。字蓮青。仲父谿橋公之子。兄弟三人。伯仲早卒。君其季也。十歲喪母。事繼母錢恭人如所生。故仲父愛之稍長。入松江府幕中。佐其師治度支。為郡太守某公所器重。年二十四始事科舉業。未三載。即補甯波府學生。天性亮直。意所不可。辭色不

國朝文匯 卷十九

十

國學扶輪社印

少假往往而折人過頗以至誠待人。以是人或始尤之。終亦未嘗不感之。尤謹禮法。生平足跡未始近女閭。同人有招游狹斜者。輒正色拒之。人笑其迂。弗顧也。好讀書。精力絕人。一目數行。俱下。務為深湛之思。或遇疑義。不憚旁摛博攷。以斯折衷。至當而後已。橫臆羣籍。富所生處。左右前後恒滿。嘗謂鴻埴曰。銘說山川。刻畫金石。吾不如弟。稽文字之同異。證古今之得失。實事求是。則吾有一日之長焉。既為諸生。益銳乎有上進之志。為文喜敷陳古義。不屑屑并藻之末。坐是累試不得志。癸巳赴秋試。病歸。遂卒。人咸惜之。君內行瀉萬。事親婉婉。得歡心。家庭內外。不分町域。以敬以和。以事諸父。以及於羣從昆弟。與鴻埴尤相愛甚。鴻埴十六而孤。君所以勗之學者甚苦。嘗因春時朋曹。譙會。甚曠程課。君則大戚。叔父之卒也。以弟屬之。兄曰。以付汝。成否惟汝責矣。今弟不務實學。而於是優游觴詠。以唐喪佳日。遺命之謂何。其忍背之也。鴻埴泣。君亦泣。由是鴻埴痛自絕克。不敢懈。鴻埴體素羸。君愛憐之。彌甚。飲食寒暖體察於慈母。旬日不見。即悵悵不自得。君之赴試也。鴻埴與之偕。君既病。或勸君歸。君不欲。曰。弟一人在此。可念。鴻埴察君意。遂不入試。同君歸。蓋君於埴。雖為從兄弟。而友愛之篤。彌注之深。繁以視同氣。殆有過之。猶憶君病既亟。鴻埴侵晨入視。君握埴手。覺冷。猶傲語曰。弟意得毋單者。及彌留。已不能言矣。埴入痛哭。呼阿兄。君猶

盡力一應之。嗚呼傷哉。君長於鴻塤九年。自少隨仲父居松江。久之以續娶歸慈谿。是時鴻塤年十一矣。君一見即喜之。時與同卧起。兩月後別去。及鴻塤年十三。侍先君子出松姑時。時從君讀書。旋遭大故。匍匐扶觀歸。其間別君者又一年所。已而君又招塤往。未幾塤又以思母歸。最後仲父移家回甬上。於是始得與君終歲相聚處。然不三年而君遽以卒。嗚呼。塤與君為兄弟者二十年耳。此二十年中。離別間之人事又奪之。其得實以有兄弟之樂者。先後六七年而已。夫以塤與君兄弟之情。如彼其深也。而為日顧如此其淺。悲夫。悲夫。豈非人生之至痛。而天道之不可問者乎。君卒於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春秋三十。曾祖諱應翥。本生曾祖諱應翹。廩生。祖諱夢香。父名允駟。誥授朝議大夫。封贈先世如例。母俞氏。繼母錢氏。吾馮氏。自高祖以上數世讀書多清德。而皆不顯。逮本生曾祖白於公。以諸生為一邑大師。其文章尤有名。而亦以不遇終。其後吾祖若父輩。皆以家貧習買遺術。家學浸微矣。至君與鴻塤。乃復稍稍以讀書著。以為先人未竟之緒。庶幾自吾兄弟振之。今不幸而君又死。君則誠已矣。而鴻塤之獨學寡俦。其將何所挾以自壯耶。嗚呼。亦其命矣夫。君娶朱氏。繼娶錢氏。子二。崇福。崇祿。崇祿又以君卒之次年殤。崇福初為伯兄後。至是仲父乃命兼以後君禮律。所謂一子承兩祧者也。女二。均字徐。君不喜者書。有所放。數都

國朝文匯 卷十九

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不纂述。心知其意而已。卒後僅存詩文稿二卷。君卒之二年。鴻焜始撫君之志。行畧述一二。俾崇福長而有所觀法。亦以致吾之哀焉。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十月。從弟鴻焜謹述。

馮母秦太宜人八十壽詩敘 己亥

余年十七。讀書吾宗錦成家。與錦成新成德成兄弟。同受業於魏先生之門。當是時。錦成之大母秦太宜人年七十矣。譚藝餘暇。或游內庭。見其閨門端肅。規矩秩然。心慕太宜人。家法之嚴。與夫錦成諸母事親之謹。以為世家風範。理或當然。既而錦成備述太宜人守節撫孤。歷世不惑。乃以歎太宜人苦節艱貞。身教有素。而帷帶之順。內外之肅穆。其承教為已久也。錦成之言曰。太宜人年十八來歸吾祖。歸十年而吾祖卒。方是時。吾曾祖曾祖妣猶在堂。而吾父及吾叔父未成立也。太宜人上事二人。下撫遺孤。如辛含苦者幾二十年。於是吾父以文行為邑諸生。與吾叔父盤匿叔水。色養婉婉。含飴啜粟。諸孫統膝。太宜人顧而樂之。以為庶幾得息肩於是也。何意昊天不弔。鞠凶薦降。吾父及吾叔父一年中先後逝世。且章等竟覺親孤。吾母及吾叔母又方盛年。皆號慟欲以身殉。太宜人流涕告誡。率吾母革撫孤守節。一如吾祖逝世時。如是者又二十年。蓋太宜人雖席豐厚之境。無衣食之憂。而夫死教子。死又撫孫。

三四十年来冰霜之寒。荼藥之苦。備以一身嘗之。卒百折而無所於損。岌岌衰宗。藉以再造。而宜章等以不肖之軀。重累白髮衰親。黽勉訓教。累試郡縣。僅乃得青一衿。勿克稍稍振厥家聲。以上酬太宜人苦志萬一言之可為累歎。願惟太宜人夙昔教人。諄諄以知禮義明節儉為本。宜章等亦惟上侍諸母。下率妻子。壹意修明內行。使家庭之地。雍穆而無間言。以勿敢稍墜太宜人教而已。錦成之言如此。余因思夫汪中氏之言曰。為寡婦者必壽。其子苟成也。則家必昌。雖貧也必孝。此天道之可知。都今太宜人以嫠室之貞。千辛百艱。撫孤以至成立。而中道壯盛。先後推折。子則不成。昌於何有。壹似天道可知而不可知也。然兩遭大故。心力俱瘁。卒能縣其天年。重撫諸孫。以再光其門閭。而諸孫輩亦復承教。克盡厥孝。曾孫林立。怡怡為太母歡。使至苦之境。反為至甘。於以知節母之獲報。要自無窮。而向之所謂天道之不可知者。則終可知也。己亥四月某日。為太宜人八十壽辰。同人之獲私於錦成兄弟者。皆以一詩為太宜人壽。而屬鴻臚敘其端。余故為述昔之所聞於錦成者。以推明其致壽之由。而不復以頌禱諛飾之辭進。世有君子。以覽觀焉。

馮母董夫人六十壽敘 庚子

壽文何昉乎。自南宋傅名臣獻壽一集。而宋濂陶安羅杞諸君子。且以壽言著錄別

集。踵為之者。大半諛辭祝頌。累簡不休。雖以歸太僕方侍郎之謹嚴文體。亦不能稍湔厥陋習。豈以其所由來者久。有舉而莫廢耶。既而思之。君子之於其親也。雖不敢溢稱以誣其親。苟其親有可稱述一二者。未有不欲及親之身而為之顯揚者也。故託諸生日稱慶。因事致敬之義。以巧立言者之一言。是亦古人述德之遺意。而非僅善頌善禱之謂已也。光緒庚子九月。族子保謙。以其母氏董夫人六十生辰。謀所以稱觴者。而以壽言見屬。且曰方今。乘輿播遷。北都板蕩。吾儕幸生東南。其敢以燕樂干大戾。惟是吾母劬躬。養後。歷四十年。當此周甲之歲。戚鄰咸集。苟無以道敬。律儀而使半世勞苦。寂寂一無表見。則小子之滋罪益深。吾子夙號知言。幸為述吾母平素實行。俾方俸子姓。得以永永稱誦。而保謙亦得藉此以博老人歡。其可乎。余曰可哉。乃述之曰。夫人為邑西董。伴雲先生女。自幼婉婉。稟姆訓。年十八。歸吾族兄觀察先生。觀察君早失怙恃。其嫂蔡宜人撫之成立。蔡盛年守節。動止必於禮法。夫人事姑如姑。家事無鉅細必詰度而後行。宛若之。所合無間言。觀察君慷慨好施。座上賓客恒滿。有以空無告者。輒立應。夫人無遠慮。意時或為之焚其券。謂觀察君曰。吾以成君義也。其相夫為善多類此。夫人年四十。所生子保中。觀察君哭之慟。夫人為之飾遺侍以進。未及生子而觀察君以疾卒。夫人涕泣告廟。立族人子

為後即保謙也。夫人躬行節儉，練裙練帳，處之怡然。治家勤絜，無勑容，自賓祭昏嫁，下至泔紉，煩擗，蘋蘩，醴饗，諸瑣務，罔不匡勑，有條例。千端萬緒，盡置攷。雖生長富盛，其幼庠始有過寒素者。家法峻整，甬侮威獲，威秩然。知所遵循，廳屏內外，肅穆若朝典。過其門者，終日不聞謔訇聲。且無保謙也。學有輟督之出入詢之。友朋往來，闕察之。以翼以教，勿納於邪。嘗謂保謙曰：士君子第一當修明內行，文章其次也。功名之事，有天人。汝但盡其在我而已，得失不足道也。以故保謙鈎錄謹慎，恂恂矩步。年近三十，而無紆綺輕紗之習。蓋其涵濡母教者，非一日矣。於是鴻輝作而歎曰：甚哉夫人之賢也。以觀察君中道捐館，存亡絕續，岌岌可危。夫人從容忍死，卒定大事。立繼嗣，擋門戶。十年以來，諸孫林立，哀宗藉以再造。門庭於以大光，宜若可以息肩。於是矣。而勞心瘁志，迄未少弛者。誠以保謙之學未成名，未立，不欲以米鹽關白。使其心以謀家事亂也。夫以夫人支持之艱，後顧之切，為之子者，宜若何刻鏗自力。以期無負乎堂上之望哉。董子有云：壽者壽也。自行可久之道，其壽壽於久。今夫人相夫教子，始終如一，非所謂行可教之道者耶。壽壽於久，又何疑耶。惟願保謙履道敦學，勉益加勉，使他日學成有聞於世。鄉人咸曰：有子如此，惟其母之教。以至於是。則所以壽親之令名者為無窮，而顯揚之道，莫大乎是矣。余既承保謙之屬，因為敘

其產畧而又推明善則歸親之義以為保謙勗庶無監古人頌不忘規之意云

聚學軒叢書序

繆荃孫

錢竹汀先生云。會叢古人之書。併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者。始於左禹錫百川學海序。題昭陽作盡。而不暑年號。而中收李之彥東谷所見錄。成於咸淳戊辰。以是推之。昭陽作盡。當是咸淳癸酉矣。今宗室伯希祭酒。購得喻鼎孫儒學警悟。刻於宋嘉定間。又前禹錫數十年。是真叢書之祖。然前人類刻。另立名目。元明至

國初。如夷門廣牘。鹽邑志林。津逮祕書之類。至以叢書著稱。則始於明萬曆間。松致叢書。按明人以說部板印行數十種多寡不一。名爲唐宋叢書。亦在萬曆間。以齋閣名書。則始於

國朝乾隆間。奇晉齋雅雨堂。其佳者。如黃氏之士禮居。秦氏之石研齋。為最雅。其鉅者。如伍氏之粵雅堂。吾友章氏之式訓堂。為最宜。自有此叢刻。人謂收拾零星小種。俾不至於湮沒。有功藝苑。甚鉅。貴池劉子。蔥石嗜古。敏學。殫力搜討。所蓄亡慮十數萬卷。鈎輯近儒著述。類皆為經史金石之學者。刻成聚學軒叢書若干種。皆外間所希見。傳昔賢之精神。開後學之矩矱。其不至真偽不分。雅俗不辨。刪削脫誤。為虛抱經學士之所譏乎。余從友人徐積餘。太守。識蔥石。氣誼交孚。時相遇。從積餘。先刻積學齋叢書。余亦刻雲自在齋兩集。近又有藕香零拾之逸。風雷錄。凡日事校讐。吾輩蠹魚風味。亦是有道樂在也。

國朝文匯

卷十九

十四

國學扶輪社印

說文段氏注匡謬序代

乾隆中葉。漢學倡明。經師浸盛。其時集小學之大成。闡汶長之奧義者。莫如金壇段先生。說文解字注。蓋窮經必先識字。識字必先說文。誠學海之津梁。亦儒林之徑筵。顧自漢至今。千有餘年。簡策之脫佚。淺人之竄亂。觸處皆是。第執傳刻大小徐本為許君之本。惟非特厚誣前哲。抑恐貽誤通儒。段先生起。缺者補之。複者乙之。幽隱者衷眾說以明之。譌謬者集諸書以證之。如錘瑩礪。剗准秣。闢仄徑而達之。康熿如撥陰翳。去屏幃。啟昏室而懸之白日。其功可謂勤矣。其學可為博矣。惟是卷帙既多。抵牾不免。如據大小徐前引用之文。與廣均玉篇等書。證傳本之訛。而改原書之字。更有用意增減。定為許君本文。在先生自成一家之言。恐後學迷開武斷之弊。同時元和江氏鏐。徐氏承慶。吳縣鈕氏樹玉。烏程嚴氏可均。陽湖陸氏繼輅。時駁其說。鈕氏徐氏皆成專書。鈕氏書已盛行。徐氏成書後於鈕氏。亦密於鈕氏。彙藏令子讓泉處。世鮮知者。丙子之冬。觀元監司渝州。從文孫某某索得。附叢刻以行。昔冲遠証注。為後鄭之佞臣。斗南補遺。賈小顏之諍友。徐氏此書。補苴罅漏。校剔纖微。刺其浮辭。存其精義。蓋為諍友。毋為佞臣。世之讀段注者。應亦共諒苦心。非苟為辨詰已也。至引段注係初葉本。與近刻不異。同不足以為詬病云。

崔孺人文集書後

歲癸酉荃孫自鄰水至合州。日行萬山中。岨嶙峋。奇險傲詭。忽得一境。平曠數十里。修竹美蔭。流泉有聲。小橋通人。中有茅舍。野卉著籬。落開紅白。點綴。遂留宿焉。是夜月輪初滿。皎如明鏡。四山沈沈。入夢。倚枕假寐。忽聞鳥鳴。乍高乍下。流連往復。其聲窈然。以深。潏然以感。令人悲不自勝。詰朝問之土人。曰。此杜鵑也。月夜則鳴。鳴則嘔血。滴所棲之枝。示余。果血痕斑斑。點滴未已也。傷哉。天地蕭颯之氣。偶有偏中。愁苦哀怨。遂百倍於尋常。屈靈均之離騷。劉更生之封事。李令伯之陳情表。千秋下讀是文。不知是淚是血。是筆是墨。但覺淒然有感於中。而不能終日。今讀崔孺人之文集。愁苦哀怨。有非他人所能堪者。而血淚筆墨。亦合而為一。其窈然以深。潏然以感。十年前之境界。恍忽如目前也。亦可悲已。

夏百初先生傳

夏百初先生諱子齡。號祝三。江蘇江陰人。七世祖維新。明舉人。鼎革。闔門殉難。惟一幼子。以義僕翼之。免。祖祖甸。父翼。謀道光乙酉舉人。先生幼慧。出應童子試。為學使姚文僖公所識。拔取古學。入邑庠。道光甲午舉人。丙申會試第一。改主事。籤分禮部。在儀制司學習。遇事勇決。尤以氣節自負。一日散衙。戶部片查庫丁非賤。役應否。準

其捐考時庫丁張甚侵庫帑當道皆可頌述先生知事遜則有受立作駁議五鼓至朝房呈堂上官以庫丁實賤役應不準捐考而堂上官果有成見游移不決或議調停準捐不準考先生曰國家名器不可濫既準捐即可考且若輩一入仕途賄賂鑽營何求不得既阻寒士進身之階又啟仕途苞苴之弊力爭不可議遂定即時至署片覆及退食緩頰者絡繹至已無及矣在禮曹六年以親老改外選直隸深澤縣告近改選河南汲縣汲汲汲治文宗御極巡撫潘忠毅公特疏明保吏部調取引見事畢回任復遭母憂服闋坐選深澤未一年調饒陽饒陽為畿南大邑土斥鹵民強悍素稱盜藪時髮捻兵事方亟畿輔比年旱蝗盜劫蜂擾先生目擊賊氛所至郡邑防勦無資以致糜爛半天下慨然謂守土者不可無兵不可不知戰發憤治兵家言子弟僕隸皆令習技擊故治饒捕盜捕蝗皆以兵法部勒之擇胥役壯健者教練技勇製造槍礮百人分十隊每夜以一隊輪守倉庫課演拳械優者賞漸增練至二百人咸豐九年英吉利犯天津京師戒嚴冀川王洛悅河間劉四賈澄等各屬聚千餘人起事先生勸諭村鎮團練鄉下各境分四正四隅各置練董正副二人號令聽之官復親率城勇分日赴鄉點驗合操聲勢連絡劉四等擱入饒境集鄉團千人自率城勇為之先擊賊於小隄集西北賊馬步二千餘人燃礮相拒乃張兩翼臥旗伏地而

進賊礮如雨。越隊過。揣知槍可及。賊旗舉。槍發。賊陣亂。我軍大呼衝擊。斬百餘人。擒五十餘人。劉四受創。逸。餘眾大潰。是日王洛悅分股擾冀州。聞風亦驚潰。劉四逃至青縣。被擒。伏法。畿南平。道府以下優敘數十人。先生亦加運同銜。以其暇。濟老澗河。洩洩沱水患。造橋五十丈。民呼曰夏公橋。旋擢苑平。再擢易州直隸州。易為西陵重地。以秦靈鎮總兵官兼內務府大臣總其成。而祭祀牛羊芻豆。及守陵員役俸餼。例由州牧於布政使庫領銀供給。自守。陵各衙門及本署官吏。莫不以為利藪。先生睹及積弊滋多。不得行其志。力求去任。調署保定府清軍同知。未逾月。長白行秀公始莅秦靈鎮。堅請於大吏。飭回任。密與議定章程。奏請禁革豆草。不得折價。積弊一清。七年正月。西捻張總愚犯畿輔。勤王兵雲集。陳國瑞以二等侍銜統軍。勦賊夜至易城外。以令箭呼開城。拒而不納。曉乃縋城下。語以。陵寢密邇。請嚴軍令。勿擾民。陳即日馳去。時守陵大臣已以易川被圍入告。詔發神機營兵七千赴援。匪徒乘機縱掠。先生率練勇巡防。遇掠者立斬。以徇。不問所從來。合境安堵。是夏。捻匪肅清。敘功。以知府在任候補。賞戴花翎。加三品銜。米利堅人山家立潛至易。私購城內許氏屋為耶穌教堂。先生廉知之。乃責許氏退償。山家立堅不可。乃執條約與辦。以其未持游歷執照。買屋未知照地方官。且易川近陵。疑有關風水。不第易州。

境內不得立教堂。所屬涑水廣昌及東陵附近之遵化等處皆不得立。山家立辭窮。卒收價撤契以去。事上制府曾文正公。因落深重之。總署文文忠公祥尤以為賢。州署東偏隙地舊有亭池於其北。築臺望西山。雜蒔花木。名之曰憩園。遂以自號。暇則集賓僚觴詠其中。人或以政簡刑清之樂為不可及。會曾文正公疏薦循良。稱先生通達政體。愚官所至皆有循聲。詔特嘉之。以年逾六旬。宦情愈淡。乃開缺以知府候補去任。數月卒。年六十有五。易州士民顯請崇祀名宦祠。越數年。饒陽亦以崇祀申請。先後奏蒙俞旨報可。子三人。長詒鈺。直隸永年縣知縣。次詒綬。候選通判。次詒鶴。候補吏目。女一人。適宜興。咸豐己未。進士通政使周公家樞。荃孫鄉里後進。又娶先生之孫女為繼室。耳熟懿行。爰類次之以為傳。

論曰。吾邑首枕大江。山清而削。水激而激。其人亦磊落英多。可以有為於世。然剛果負氣。往往不獲乎上。豈地使之然耶。以先生之才之望。早遇有大力者拂拭而振拔之。其措施豈止於此。晚遇曾文正。識之於庸眾之中。登之簡牘。迨以老病乞退。又慰留再三。是時文正所保賢員。如任道鎔。李文敏等。後皆仕至督撫。然先生則以老病死矣。命也夫。

勝國之季。王師南下。如震雷疾霆。砰礮欬忽。當之者碎。遇之者仆。吾邑地猶彈丸。獨關螳拒。螳守八十一日。而後破。士民就義者數十萬人。聖朝雖憫其愚。未嘗不哀其志。疾風勁草。奕世猶生。乾隆間高先生東川輯成忠義錄一冊。而後晦者顯。散者聚。並詳請建祠。歲時祀之。振一邑向義之心。完百世教忠之典。至鉅至賅也。咸豐庚申之亂。祠與書版俱燼。先生之孫星五。復節衣縮食。稱貸典質。重刊是錄。而建祠力有未逮。死猶引以為己憾。嗚呼。此非星五一人之事。而獨亟亟為之不替。上則續祖考之詒謀。下則彰士民之偉烈。其風可謂古矣。星五秉性樸。治學鉅。讀書數十年。困於小試。獨耐貧乏。不取意外之財。見饑寒者。百計周之。嘗誡其子曰。人何患貧。品非貧不立。學非貧不治。又曰。怨我者。謗我者。求我者。譽我者。謗我而我懼。譽我而我益懼。懼而自修。則謗我譽我皆益我也。其襟懷之遠。立志之誠。又如此古之所謂隱君子者。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星五名沛。卒於光緒元年九月。年五十三。子四人。長丙彰。四年生。均死庚申之難。皆附祀忠義祠。

繆荃孫曰。同治甲戌。余自京師旋里。星五以忠義錄見貽。且述建祠未成事。語刺刺不休。鄉人多笑之。迨光緒丁丑。再返里門。則忠義祠落成。而星五已前歿。鄉人又有慨焉。慕之者。嗚呼。笑者其人。慕者亦其人。三代直道之公。不絕於天壤。人亦何憚而

誅方占奎等四人。餘悉遣散如降眾。啟智令積功至提督矣。啟賢尋卒。大令起自諸生。居家善讀書。居官善治民。即其用兵。亦豈尋常武人所可幾及哉。

布政使銜廣東按察使金公神道碑

光緒甲午湖廣總督張公之洞。湖北巡撫譚公繼洵。以前布政使銜廣東按察使江陰金公國琛戰功上於

朝。請祀祀湖北胡文忠林翼祠。且宣付史館立傳。

詔允之。是時金公卒十五年矣。公將湘軍從胡文忠公轉戰湖北最

賞功敘勳。久而益彰。典至渥也。其年八月。公之孫家幹持公行狀求銘公神道之阡。謹案狀。公名國琛。字逸亭。先世由徽州遷江陰。曾祖璣。祖煥。父安世。道光壬辰。恩科舉人。大挑江西知縣。俱贈榮祿大夫。妣一品夫人。公幼隨父任。父居江西。咸豐癸丑。羅忠節公澤南帶湘勇援江西。公入其幕。委任營務。每督隊與賊戰。部伍嚴整。倉卒不亂。一軍皆服。後李忠武公績賓接統公。仍總理營務。連復武昌漢陽黃州府城。並與國州大冶瑞昌等縣。并攻克九江府城。公功為多。歷保知縣同知知府道員。並賞戴花翎。忠武公覆軍三河。各軍皆敗。歸路斷。公力戰。得以所部突圍赴黃州。招集舊部。就李勇毅公。績宜勇毅公。仍以總理營務任之。公勞侷慰撫。重申紀律。為陣

七將士請

卹不數月。軍勢復振。勇毅公請假回湘。命公代統其軍。己未夏。逆賊石達開圍攻寶慶。慶號百萬。援軍數十營。與賊壘。峙峙相持不下。公星夜馳抵寶慶。大破石達開於賀家坳。斬偽元帥胡德孝等。悍賊數百名。合諸軍追賊至粵西界。幾復石逆。名益著。旋率援軍回鄂。冬。逆賊陳玉成以十萬眾圍解太湖之圍。進迫鮑忠壯公。起於小池驛。官軍失利。皖鄂震動。胡文忠公檄公急援。公夜冒風雪。由高橫嶺仰天庵直出賊背。質明賊望見山頂旗幟。大驚氣奪。公乘勢縱兵奮擊。一日夜破賊壘七十餘座。生擒悍賊酋藍承官等四百餘名。立克太湖縣城。潛山之賊亦相繼潰散。陳逆遁走。我軍東征攻皖之局始定。庚申四月。江陰陷於賊。公母吳太夫人在里。公乞假迎母。而悍賊四集。軍情甚迫。胡文忠李勇毅移軍巴河。勢頗亟。趨公赴營。乃單騎至軍。定迎頭截。既而賊分股上竄鄂境。李勇毅移軍巴河。勢頗亟。趨公赴營。乃單騎至軍。定迎頭截。擊之。悉分兵南岸。疾馳武昌。迎即北渡。擊賊於楊店。連復孝感雲夢二城。進攻德安府。逆賊馬融和率悍黨死關。卒以長圍克之。九月。

持簡安襄。鄭荆。道仍率湘軍防守襄鄖。其城財賦之區。商賈輻輳。公督弁勇建立土城。不煩民力。屹然重鎮。至今賴之。同治壬戌。捻匪圍攻河南之南陽。勢甚熾。公念南

陽接壤襄鄖。設有疏虞。則脅亡齒寒。乃越境往援。立解城圍。救出難民十餘萬。軍民感泣。聲振遠近。然功高招忌。謗亦自此起矣。未幾巡撫嚴樹森以不遵調度奏劾。以同知降補。癸亥八月。曾文正公國藩奏調赴皖防勦徽寧一帶。皖南肅清。開復原官。再簡甘肅鞏秦階道。以吳太夫人年高。請開缺終養。時江陰新復。躬送太夫人歸里。湘勇駐皖日久。餉糈不繼。每有聚眾索餉者。公離營未及三月。所部勇弁亦扇動。公聞星夜馳至。軍容一肅。旋請遣撤。秋毫無擾。光緒乙亥。服闋赴部引。

見授廣東糧儲道。旋擢廣東按察使。未幾卒於任。年五十有八。公少時讀書。留心地理。兵事。補邑庠生。再試不售。遂棄去。將兵十餘年。喫咻拊循。同甘共苦。愛軍士如子弟。士卒奉之如父兄。堅苦踔厲。所向必捷。轉戰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安徽五省。經大小一百八十餘戰。克復省府州縣城二十有四。左腹右臂右額。均中矛傷。左股中鎗子傷。昔年軍中衣服猶存。穿孔悉悉可數也。身歿之後。子孫僅足糊口。以視身擁厚資。聞警即潰之統帥。何止霄壤哉。居鄉明戚族。助友朋。朔學舍。以教鄉里子弟。豐功碩德。噴噴人口。至今不衰。荃孫生同里。閉而流徙黔蜀。迄未能晤。至以為恨。得家幹請爰作銘曰。

聖清中興。羣才弼輔。鍾靈銜岳。雲龍風虎。公以文士。而靖賊氛。公以吳人。而將湘軍。

公心馭眾如使手足眾心向公如捍頭目夜半忽起擐甲一呼馬首欲東萬眾爭趨
孰云壘堅孰云破利牙旗所指雲散星碎一戰寶慶再戰太湖南陽解圍南郢就俘
功高眾忌遂遭讒口重起復官還歸將母監司嶺嶠進職提刑試以吏事猶有典型
帝眷方隆恒幹旋委魂氣何之應依故壘歲月雖久勲業常新史傳祠祀

襄以絲綸海嶺猶張戰鼓未罷公兮有知悲聲叱咤巍巍貞石屹峙山阿大書深刻
千載不磨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二十

樊增祥

字嘉父湖北恩施人光緒三年丁丑科進士著有樊山集

東溪草堂詞選自序

草窗詩序

王芥子先生青虛山房集序

陝西藩署增置顏柳碑記

簡朝亮字季紀號竹居廣東順德人著有讀書草堂詩文集

朱九江先生集序

尚書集注述疏序

尚書集注述疏後序

復原太學書

祭將軍山文

廖

字季平四川井研人

公羊春秋補證後序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二

六

五

三

二

二

一

羣經大義序

二十

康有為

字長素廣東南海人

應詔通籌全局疏

二十三

日本書目志序

二十六

梁啟超

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

適可齋記言記行序

二十九

日本國後序

二十九

國朝文匯丁集卷二十

東溪草堂詞選自敘

樊增祥

敘曰。陽湖張臯文先生錄唐宋人詞一百十六首。曰詞選。其外孫董毅續之。復得百二十二首。先生之言曰。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今第錄此編。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欲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可謂嚴矣。第自李唐勅為斯製。於是西蜀南唐君臣競作。逮乎兩宋。日益美備。譬猶天機之錦。尺度而難窮。合浦之珠。斛量而且溢。限以方幅。遺美滋多。今張氏不薄蘇辛。而係夢窗於黃柳之次。論其甄藻。豈可謂平。又醜雅如清真。清峭如白石。其所甄錄。不過數闕。梅谿玉田。僅當一覽。願於希真樵歌。亟登五首。論其去取。豈可謂公。夫程之者甚奇。而收之也似濫。此固不能無議於後之人矣。董君才識。抑又不逮。綜其所錄。玉田為多。其他名人。猶為漏萬。余始自弱齡。殫心詞苑。竊以作者雖繁。其同類而殊出者。要可指而數也。有唐一代。金奎最高。張氏之言。是則然矣。五季之世。二李為工。後主思深。理約。致兼風雅。匪唯一朝之僂。抑亦百世之宗。降而端己浣花之篇。正中陽春之錄。因寄所託。歸於忠愛。抑其亞也。北宋之世。射若興雲。南渡以後。夏聲益大。綜其失得。可略而言。盛宋名臣多嫻斯製。間為綺語。未是專家。小山有作。始空羣驥。伊川正色。且移情於謝橋。洛

浦幽思將並名於團扇豈非同叔之鳳毛而穎昌之麟角乎。子野歌詞亞於小晏。晁无咎稱其高韻者卿所無。題哉言已。少游俊朗世罕其儔。婉約多風。嗶緩入律。慢令雙美靡得而間。方回樂府見稱宛邱。妖麗之云殆猶未稱。論其圓吭徐嘖。明姿淡澹。意周乎調。情餘于詞。固亦三影之孳。簾淮海之鼓吹也。宣和之世。爰有美成。集樂府之大成。為詞林之韶蕩。撫絃動徽。吹律含商。至於北里知名。禁廷傾耳。不其盛歟。高孝以承詞流。蓋黜翳。惟白石。實長齊盟。於是史邦卿吳君特。羽翼於前。王聖與張叔夏。標映於後。此五君者。譬諸渥洼。注美駟。荆舒明璫。詞學一日不湮。斯人亦一日不泯。邦卿昵於韓氏。清議所着。要其繁組麗宮。羽綉焚不以人廢。斯之謂歟。君特以醜粹之姿。發瑤環之想。萬花共采。五音合響。七寶樓臺之喻。殆樂笑翁之過言乎。碧山感物之詠。上薄騷經。玉田託興之辭。義均宋賦。擬諸石帚。其體而微。其他盧申之高。賓王蔣勝。欲周公謹之屬。亦能各引一端。同聲相應。河長城外之偏師。廊廡中之高弟矣。綜而論之。聲音感人。回腸蕩氣。以李重光為君。演繹和暢。麗而有則。以周美成。為極。清動有骨。淡雅居宗。以姜堯章為最。至於長短皆宜。高下應節。亦終無過於美成者。他若子瞻天才。負絕一世。稼軒詞響。號曰蘇辛。第縱筆一往。無復紆曲之致。要眇之音。其勝者。珠劍同光。而失者。泥沙並下。等諸變徵。殆匪正聲。柳七黃九。並負盛

名然樂章九卷。瑜不掩瑕。川河殘照之吟。楊柳晚風之什。數闕以外。半為鄭聲。導元人之末流。入桑中之鄙語。準諸宣聖。放之為宜。山谷鄙俗。又甚耆卿。竹垞矜嚴。紅友極詆。斯真卮下。無當褒議。又若完顏之朝。吳郎樂府。有名天下。今其詞品。僅可下中。此殆女真無人。坐使茲父稱霸耳。遺山詩學。比宋放翁。惟詞亦同。均非極詣。元代作者。見擯宛鄙。然如蛻屣之清綺。蛾術之明密。則亦未易至也。今茲所錄。一歸雅正。其有合者。勿問時代。感著於篇。其不合者。雖有高世之名。未嘗附和。意在補宛鄙之闕。遺作詞林之南董。無俾第邑之響。糝乎正始之音。其已見詞選者。不錄。錄其未收者。自唐及元。凡一百四十二家。都四百二十九首。間加詮註。悉勘丹黃。小舫巾車。不離懷袖。花朝雨夜。每伴香燈。匪曰突梨。聊同嗜藟。出而問世。其猶俟諸。戊寅五月初九日。恩苑樊增祥。

草窗詩敘

崇陽傅蕙友同年。出其哲兄久成先生遺稿二卷。曰草窗詩存。屬為勘定。第一卷皆古體。第二卷僅五律廿七首。蓋校梓未竟者也。吾鄉道光以來。孰能詩者。莫如監利王比部。與同縣蔡黃樓。天門劉孝長。鍾祥張覺山。號楚四家。又與蕪九尊。郭南村諸人。號監利十子。其漆室吟百柱堂集。及行雷動震暴。一時流派延流。競高聲采。五言

國朝文匯

卷二十

二

國學扶輪社印

必宗蕭逸。律體爭慕杜陵。今制府張孝達師。兼視楚學。設經義治事學舍。樂育人才。奇偉亮博之士。雲興鱗躍。同治以來。楚材稱盛。江山水藻。相為映發。以余所知。未易更僕。今觀久成所作。冲夷古澹。一掃信陽北地積習。而亦不墜公安竟陵淪易。纖仄一派。其源出於陶韋。而宋之柯山具流。國朝之葦間陋軒。擷芳漱液。遺筌忘象。蓋庶幾得味外味焉。余既反復吟玩。嘆挹其詞。而又訝其不競時名。不逐聲氣。及蕙友出示其真甫鐵椽年丈崇質堂集。三復卒業。然後知家學相承。風毛有自。而又嘆環甯善藏。潛光不曜。一門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師友。沈酣古籍。屏謝浮名。其胸次高。故其氣骨峻。其傳習正。故其詞致醇。吾屬馳逐詩林二十餘年。自以為盡交海內之士。而不意山林深蔚之地。鄉鄰耳目之前。有如此才。不獲一接言論。而僅得於螻蟻叢殘。豕魚淮別之際。流連吟望。而不能已。正恐空山寒谷。藏名避世。若草窗之詩者。尚復不少也。此集嗣崇質堂而出。當與監利分鏹。並馳擬之。有明監利如李何之有廢興。崇陽則徐高之無絕響矣。光緒十六年太歲庚寅除夕前二日。恩施樊增祥敘於都門寓廬。

王芥子先生青虛山房集敘代

吾邑王芥子先生。以文章翰略名乾隆間。其集獨解傳本。王蘭泉湖海文傳。曾賓谷

國朝駢體正宗甄錄數首。讀者每有管豹之憾。其關中水利滇南銅政諸作。又見於賀氏。皇朝經世文編。此外則傳者鮮矣。余於先生為鄉里後進。求其全集不可得。久乃聞臧伯希祭酒有之。亟使猶子瀛理假歸。錄副寄余關中。凡為詩二卷。文三卷。涇水考一卷。答學徒一卷。尺牘四卷。都十一卷。總題曰青虛山房集。既反覆卒業。將使瀛理鐫板於京師。乃為之敘其端曰。國朝文學之盛。至乾嘉諸老輩而極。詞章考據。閉門各造。方軌並馳。聲光熊熊。震耀天地。陽湖嘉定諸君子。尤能兼綜四部。斐英騰寶。當其震爆發厲。舉世傾倒。及流傳稍久。平情論列。其間英雄欺人。驚博而不精者。蓋亦有矣。先生在乾隆初年。有聲詞館。顧不事標榜。不通聲氣。同年中獨與邵荀慈鄭炳也。金海住款密。而於文尤推服荀慈。公讀是集。沈深澹雅。鈞元造微。詩之源出於陶。而杜韓王孟以至香山玉溪。皆倣之。文之體近於柳。而實由唐宋十家以上溯乎史漢。至其駢儷之文。安雅冲粹。無鈞章棘句之形。而情味婉篤。事理曲暢。流為尺書小簡。生峭高邁。雅近義獻諸帖。至其下者。猶為徐庾。不涉蘇黃。荀慈玉芝堂集。殆猶未遠也。其涇水考。爬羅剔抉。脈絡分明。是為漢學有用之徵。答學徒諸篇。闡明宗旨。分別條流。是為宋學有本之論。然則先生之學。無所不該。故其為文。極恣肆。處愈見謹嚴。極平淡。處愈見深至。於戲。何其博且精歟。獨惜是集所錄。尚多闕佚。

如論銅政書。劉烈母家傳。見於賀氏文編。王氏文傳者。集中俱不錄。以先生鴻才碩學。其所謀述。何渠止是。雖其自言平生為文。拙於下語。而屬思尤邁。每成一篇。常需數日乃出。是其生平於文。未嘗苟作。明珠美璧。誠不能如長江大河之浩無涯涘。然王蘭泉作小傳。已稱有集二。十四卷。視此多至一倍。他如高平使院。即事詩百餘首。見於集中。自敘及與金海住書。又能填詞。嘗語人云。其為樂勝於吹竹彈絲。居常自書青衫溼。自字令諸閔。以貽知好。此集皆不見。則知所遺者多矣。今先以是集付梓。更將訪求遺佚。如有所獲。當類編而續刻之。

陝西藩署增置顏柳碑記代

陝西藩署為唐中書省故址。雍正間。襄平楊君開藩於此。得顏魯公書郭家廟碑。及柳誠懸書魏公先廟碑於土中。顏碑尚完好。柳碑則斷裂為五闕。其左方及右跬。其詳見於朱楓雍州金石記。楊君舉二碑。并置廊廡。刻石為記。今百五十餘年矣。余以光緒戊子。備藩陝右。越四年辛卯。葺治藩署庫門於土中。得斷碑。洗剔審視。知為唐扶風郡王馬璘廟碑。碑橫裂。佚其中段。上方存二百餘字。大半漫滅。下方僅四十餘字。碑額闕四字。撰書姓名及置碑年月。均不可見。然其字體端毅嚴重。則灼然魯公筆也。按唐書馬璘傳。璘卒於代宗大曆十一年。魯公方為元載所播。出刺蕪湖二州。

十二年載誅。公因楊館薦入為刑部尚書。年六十有九。馬氏廟碑當書於是時。以視郭家廟碑。書於廣德甲辰。丞相去又十許年。宜乎書體道勁。益臻老境。碑經燬。又為土氣所蝕。石理疏遠。初出土時。下方第三行有字。仁傑字。不數日。字字已剝。泐併仁字一畫。缺焉。信古物之難於維持也。唐書瑋傳失其表德。今亦可補其闕云。同時又得殘碑一方。有持盈之理等百七十餘字。以嵌魏公廟碑之左右。若合符節。別一小石。有立四廟等十餘字。則碑之右趾也。按碑文。鄭國文貞公。在貞觀立家廟於長安昌樂里。二百三十五年有來孫云云。是碑之建當在大中咸通間。是時誠懸已薨。第而字畫精勁。與顏書同源。其流致可寶也。撰人為崔瑒。唐書無傳。附見於柳公綽傳。請公綽取士。如許康住鄭朗盧簡辭崔嶽夏侯孜李拭韋長。皆知名顯貴云云。則嶽亦晚唐間人也。余既立馬瑋碑於堂。皇之後。與郭家廟碑對峙。又葺緞柳碑。嵌置廳事壁間。以資推拓。二顏一柳。珠聯劍合。以為三輔藩條。光不亦熾乎。余今且受代去。後有好奇嗜古者。能接訪闕佚於頽壁泥滓間。使馬魏二碑與郭氏同一完整。則尤所願幸者耳。

朱九江先生集序

簡朝亮

學者問曰聞集之始也。後人集之而非自為集也。朱先生既沒十有六年。而未有集何也。朝亮曰。蒐之未備。既不得遽。又時將有待也。然遷延之罪。固自知之矣。學者迨出其所得詩文百篇有奇。又有數策錄所聞者。問曰。然乎。乃檢其所得。曰。詩文非先生之作。而妄稱為先生者。十二三焉。若夫所聞。則不能無異。自古而然者也。烏虜悲哉。先生既沒。赴至朝亮父喪。方禫。以師喪。固所奔也。戴星而行。及至。既歛。將蓋棺。家人聞來。哭止之。遂入哭。猶及見先生面如生也。行省兩院為文祭之。曰。明不自翹。遺書有無。朝亮聞之而悲。夫先生有書而無書也。先生之明。終不可以沒也。先生七十有一。朝亮在其門。冬。歸成昏禮。反而晉拜。先生賜之酒。既侍飲。敬問先生著述。舉所以欲為書者而答。矜諱。凡七書。而自謂於儒宗性學。發之而為政術。尚之而為風俗。得失雖微。即於中國人倫之大。天下彊弱安危所存者。則尤屬意而不敢草草焉。及先生七十有五。語其家人。將足業以成書。亡何疾作。乃燔其業。踰月而沒。此有書而無書。昔人以服程子之明。而先生繇之者也。雖然。先生之書。未傳於人。而先生之行。之言。人固得而見聞者矣。况其莫年講學。上辨古人。下窮今日。其所以勤告者。必其所以欲為書之精意。豈猶有隱而不宣者乎。先生講學。嘗陳時病。力闢其非。以憲舉業。

曰。即如著述當在斯也。然則先生之明已傳者精音。未及傳者文字。固有修身教士。生平不著述一言者。而其言終布於天下。士大夫得以自艾。婦孺得以交稱。史氏賴其言。而一朝時論之是非乃定。若是者何以至斯也。有表其德而書之者也。此無書而有書也。先生既沒踰年。同門將表其傳。屬議為書。朝亮方母喪未獲承也。服闋後。感其意。嘗欲為先生年譜一編。勞勞人事。久之未成。遂深居默坐。憶當日席間所見聞者。愀然有感。雖風雨中夜。猶必書之。懼將失也。雖書之而不敢遽以貽人。懼其或失先生意也。語未及終。學者視抱以思。乃曰。請成年譜。以貽吾學者。使無惑於所聞。且先集詩文。其所未得。蒐之可補也。孰與扁其正者而投其妄者乎。若此之時。能待者幾何。庠朝亮以學者之請。固東於誼而不敢辭也。然踴循久之。蓋以誼之至大。將卒為之。苟一言之失。斯獲戾矣。將不卒為之。使先生不彰。其獲戾者猶小。使天下不得聞先生之行。之言。而皆失所從。其獲戾者實大矣。既不可已。遂許之。自夏徂冬。集有先生詩五卷。文四卷。暨書先生事者附錄一卷。乃成年譜。列於卷首。庶讀集者先有攷焉。詩錄先生家人所得。暨宗人已禁者。今攷其年類而次之。壯年者少。大都四十以後為之也。錄詩而文。遞推終身。故以為次。亦韓集例也。年譜自三十有八以前。据先生公車紀程。暨其家人所得紀年事略。以後据先生在官日記。襄陵碑錄。暨

先生手定門人文卷也。年譜以年為次，而有先叙合叙，使其文不散者。左傳編年之書已開其例也。論語詩可以興，陸稼書謂攬朱子年譜可以興。今年譜錄詩，則誦詩論世，其所興者不勃然為風之自席。詩繇天性，野人歌謠，今猶於古。百世之後，微問如何，詩必不絕。先生為詩，誼原三百，如古之詩人，非今之詩人，所可圍錄其大者可。厚人倫，固先輩以詩篇為年譜之風也。年譜例錄文，譜居集前，祇錄其題，今或仍錄其文與詩同列者，讚普也。風誼之高，欲普見其凡也。先生年譜，人譜也。書其可書，不可以常例書也。學者問曰：今譜之言，其必古人未有者，序曰：是不可以不辨也。昔者顧亭林為日知錄，自謂古人所先有者削之，今攷其書，章句名物之微，其自謂者略是矣。然其書之用，不係序其微也。凡所言天下大法，則其書之用存焉。皆古人所先有而顧氏申之者也。夫既申之，則古人之言，始終復明，天下雖有邪說而不能蔽。若不申之，則古人雖已言，猶未言也。歷世以來，獨立不懼之君子，天下所爭言，而一人不言，天下所不敢言，而一人獨言，皆申古人之誼，以蘄後人之明。何者？天下之變無常，變無常而誼有常。君子得其公誼，續其公言，無不乎驗也。不知者醜曲誼以為新，斧小言以為斷，謂之古人未有焉。其於天下不適當哉。既而學者羣請曰：書成，吾學者傳錄之，難且易，竊今備梓枲，請採之，遂如其請。學者技藝於琴書草

尚書集注述疏序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故書之失。誣。其為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今之為尚書者。其誣有三焉。東晉偽古文。其誣一也。書序孔子作。其誣二也。執漢學之失。其誣三也。昔者漢孔氏安國獻古文尚書。此秦燔書時所壁藏者也。其為伏生壁本。今文所有者二十九篇。其逸書多十六篇。惜不終立之也。晉永嘉之亂。而古文亡矣。東晉梅賾獻孔傳古文尚書。其為今文所有者。自大誓而外。皆取諸馬鄭古文本也。而其餘則偽者二十五篇。蓋經附傳而出焉。偽傳之罪小。傳可從而可違者也。偽經之罪大。經可從而不可違者也。宋朱子不既疑於東晉古文哉。蔡氏沈受朱子之命。而為書傳也。固疑之矣。故其為牧誓傳曰。此與湯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大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且此獨為全書乎。蓋疑其有偽者也。特未嘗辨之明爾。今之辨偽者。皆明其偽之所從出矣。然辨偽如惠氏。猶謂偽古文於大義無乖也。則何以使天下明偽古文之亂經而賊道哉。偽大禹謨言舜以帝位讓禹。禹以舜之帝位讓皋陶。是以帝位等臣位也。是誣也。堯典言舜以百揆命禹。禹讓於稷契暨皋陶。百揆者臣位也。禹得而讓之。舜之帝位。

惟舜可言讓之。禹不得以舜之帝位讓皋陶也。故堯典言堯讓四岳帝位。岳不受。岳雖知有舜。不以讓也。且舉舜者。以帝命而舉之也。非自岳讓之也。其後言堯讓舜帝位。舜讓於德。禹嘗言舜讓於何人哉。偽大禹謨曰。枚卜功臣。非也。夫禹以諸功臣皆可讓帝位也者。則其先何為而獨讓皋陶乎。既獨讓皋陶。則皋陶在諸功臣之上。與所謂義鈞從卜者異矣。雖禹讓而帝未俞之。禹何不再言皋陶。而乃言枚卜功臣乎。諸功臣可卜而讓之。則其先獨讓皋陶。非禹之誠也。聖人而猶有不誠者乎。偽大禹謨言益贊於禹者。欲禹感苗民。乃以舜感替。賸為辭。而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是益為舜臣。而斥天下之父。以為有苗之不若也。顧氏謂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皆誣也。周語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下也。易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即可近之義也。偽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反而言之。是民可上也。則恃矣。不其害哉。是誣也。左傳稱吳公子光云。吾聞之曰。作事處克其愛。雖小必濟。闔氏以為此任威滅愛之言。而謀逆如公子光者。喜聞之。爾。非書辭也。偽允征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則以所聞者為書辭矣。是誣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威愛所宜兼濟也。豈古之書辭。而不及兵家言刑。偽咸有一德曰。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此製禮

縑衣所稱尹吉者而竄之也。然則伊尹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將伊尹亦有九有而與湯共天下乎。是誣也。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此楚之不臣也。史記言楚子伐隨。而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觀政猶觀兵也。史記言武王先伐紂二年而東觀兵。偽大誓曰。觀政於商。以史記之誣誣之也。左傳以兵諫為愛君。春秋之邪說也。程子以為今日而天命絕。則紂獨夫也。伐之何待三年。今日而天命未絕。則紂君也。武王為臣。敢以兵脅君乎。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蓋武王既事。則諸侯奉之為天子。故柴祭天也。偽大誓曰。類於上帝。是始事伐紂。武王以諸侯而祭天也。是誣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人心者。天命之寶也。其應乎人者。皆其順乎天也。孟子所謂天吏也。孟子稱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救民者。豈以諸侯而祭天。妄為應天者邪。偽湯語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帝。天神后。請罪有夏。此糞論語所稱湯祭上帝者而竄之也。亦誣也。祭上帝者。天子之禮。將伐桀而祭上帝。而湯先自為天子也。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論語所稱者。墨子引之。稱曰。湯說。其湯說有今天大旱之辭。蓋湯既克夏。大旱七年。而禱雨於天也。周官大祝六祈。其六曰說。今湯說猶金縢之說也。禮曰。殷人牲用曰。今用牡元者。蓋元之色黑。則水也。禱雨故也。非未變夏禮也。猶周人牲用。

駢而其詩言興雨者則曰來方禋祀以其駢黑也然則禱雨之說非將伐桀而祭上帝也故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言祭上帝也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不言祭天也猶論語言天厭之又言獲罪於天皆以天道言之非祭天而為是言也故禮言祭天詳矣而禮無將伐桀紂而祭天者禮別嫌疑其義精也曲禮言諸侯曰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許言武王之興曰天子牧野維予侯興蓋伐紂時不稱王也偽武成曰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是誣也將伐紂而武自王是貪商也則武王之志荒矣樂記稱孔子之辯武音者猶是也或曰周王者史追加之爾夫牧誓稱王曰者史追加之也此為祝辭則無追加之者也禮坊記曰子云善則稱總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為良顯哉蓋君陳為人臣愛君之辭猶大誓為人子愛親之辭也今偽者以成王告君陳則為人君告臣之辭是導諛也是誣也閻氏曰導諛中主所不為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為之乎偽畢命曰嘉績多於先王此美子孫之臣稱先王而自多非善則稱親之義也亦誣也祭仲之祖文王也即成王之祖也維諾稱

周公告成王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然則成王告蔡仲。當言我文祖矣。偽蔡仲之命曰。率乃祖文王之彛訓。以成王而稱文王曰乃祖。既無美稱。且若成王與蔡仲不同祖者。誣其祖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蓋中者民心之本然。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所謂性善也。偽君牙曰。民心固中。惟爾之中。偽孔傳謂民心無中。從汝取中也。夫民心苟無中。又何能從汝而取中乎。荀子曰。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此荀子言性惡以詆孟子者也。今偽君牙以荀子性惡之意而偽焉。則誣民也。夫伏生今文無書序也。今謂孔子作書序。斯誣矣哉。朱子謂其為周秦間人作也。蔡氏從而辯之。大義章矣。甘誓曰。大戰於甘。猶易所謂龍戰于野也。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夫王師大戰。不可以言與戰也。誣啓之不競也。蔡氏曰。大戰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於繻。萬猶書王伐鄭。不曰與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曰。與戰。若敵國者。何哉。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其疏乎。故偽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偽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寬服奉嗣王歸于亳。蓋偽者以為太甲以孫繼祖。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湯以元年十一月朔。湯崩踰月。太甲即位。遂

以二十六月而服闋也。此非禮之大者也。公羊傳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今於先君崩年而即位，改元是一年二君也。是今君忍死其先君也。曾謂伊尹為相而有是乎？則偽古文因序之疏而益其誣也。然漢學如馬鄭無不從序者，而序有失焉。故漢學之失有因序而為誣者矣。君爽曰：在家不知在家者，退老也。此周公留召公在國以知事，據經而明也。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爽謂之不誣不可也。而馬鄭皆從之，不有蔡傳，不使周召元老終古皆疑乎。康誥之首，蘇氏謂雜誥脫簡者是也。經曰：作新大邑於東國維。又曰：乃洪大誥治，其為雜誥之首可知也。序者不察，而以為成王封康叔之書，失之者大矣。康誥稱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蓋康叔武王之弟。此武王封康叔而誥之也。康叔監諸侯，故曰孟侯。康叔於成王，叔父也，非弟也。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則既為成王之言，何又以弟稱之？蔡氏所繇辯序也，不辯乎此。亂賊託焉。漢王莽說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何其誣之甚也。以左傳稽之，楚子革言分物之繇曰：晉及魯衛，王母弟也。祝佻言康叔分物，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且參周公唐叔而言曰：三者皆叔也。蓋叔者，母弟之稱也。魯衛武王母弟，晉成王母弟也。夫以衛為王母弟，分物以封，則武王封之也。若成王封之，則曰王叔父也，非王母弟也。非叔也。故佻之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遂建

明德以藩屏周。其必白武王而及成王者。蓋有繇也。古之稱王。天子也。非後世所謂諸侯王也。大誥稱王若曰。猷此周公奉成王命而東征也。鄭氏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嗚呼。周公為臣。可居攝王位而權稱王哉。王莽擬大誥為攝。皇帝若曰之文。胡為乎鄭不戒於莽賊也。夫君幼而臣攝政。則可。攝位稱王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書隱公之攝位也。周公攝政。非攝位也。鄭釋大誥之誣。因康誥序為之也。今江氏王氏孫氏於此皆從鄭焉。非執漢學之失而不辯邪。凡若此者。皆三誣之宜去者也。故必去其三誣。則孔子所謂書教者宜明也。書教宜明。則孔子所謂其國教者宜明也。體朱子之意。求漢學之是。以明孔子之書。辨序而察之。使偽古文不得託於序也。其可乎。禮之為記。雖猶有失。然記者初非偽經也。揚雄擬經。漢史猶以春秋誅僭王者誅之。况乎其偽經也。今偽古文雖不得偽者之主名。亦以春秋誅不得名之賊誅之而已矣。偽者或襲尚書逸文而竄之。其他百家亦雜采焉。彼徇偽而不去者。豈不以懼遺所襲之義。遂忘所竄之非義歟。今萃逸文而明之。則其義之襲逸文者。皆存乎其間。而於彼何所遺也。其雜采而義者。於所襲百家之書而明之。則其義亦豈遺乎。夫偽者雖所襲之義而既在偽古文也。則皆失其浩然之氣者。何也。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今有法物而盜竊焉。

好古者欲觀法物與其從盜之家而觀之則法物雜乎盜物而為之不尊也。異若執盜謀之而還法物於其主。迺從其主之家而觀之。然後見法物皆煥然如初也。高宗純皇帝定四庫書。凡辨偽古文者。無不采錄。蓋以經義者蓋世之公義。將以俟後之攷之者也。夫孔子以書教。知其國教者。於何為而觀其深也乎。大傳稱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蓋七觀皆觀國之光也。其餘則可以推矣。鴻範者通皇極於四海者也。紀天之數而無不徵之於人。非人無以立政。非政無以用數也。故八政八曰師。師者兵也。無兵則諸政必亂。食貨皆可奪。而四海之賓者將不賓矣。兵居八政之終。非以為可後也。所以成諸政之終也。雖然。兵不可後。而徒言兵不可也。立政者能官人以立政。其兵遂彊也。謀儉人之面。則政不立。而兵不彊。用吉士之心。則政必立。而兵必彊。故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言能官人以立政者。其兵能若此也。此非堯典之柔遠能邇者乎。皋陶謨以知人而安民。莫安於此矣。顧命之訓。其言柔遠能邇也。曰張皇六師。其言昔君文武也。曰則亦有能。黨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皆此意也。文侯之命。苟不徒曰。其歸視爾師。而平王與文侯謀六師而立政也。東周豈不可復興哉。錄是推之。書教所

以繫於其國也。故釋書者不可不慎也。史記言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蓋微子去之卒，得之為客而封宋也。則史記謂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軍門，面縛膝行而前者，非所以教孝也。大傳言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鮮，武王因以封之，蓋箕子未嘗受封也。所謂我國為臣僕也。雖在朝鮮，終身稱箕子焉。爾箕子者，故商之封也。則大傳言箕子受封，以臣禮朝周者，非所以教忠也。此一人之說，且古說也。猶得失半之，不皆古義也。則擇聲言者，可不慎乎。凡說經者，雖添文以明經義，而於經實無添文。孟子稱孔子釋烝民之詩，今可攷也。金縢曰：王亦未敢請公，蓋示天下以成王之明，足以為教也。鄭以欲請未敢釋之，故之為言於經，病添文也。經無欲請之文，而鄭添之，則成王不疑周公之心，無以白於天下矣。漢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是矣。然爾雅訓詁，或一名數義，或不備焉。非旁通他經，案之本文，將失其大義矣。爾雅曰：食偽也。此左傳食言之義也。孫氏執之，謂偽古通為以釋堯典食哉，惟時而於蔡氏釋以孟子不違農時者，反不從之。是不知堯典咨牧道在養民，當教之以重民食也。尚書古文梅本，其為今文所有，而取諸馬鄭古文本者二十八篇，其鼠之者甚微。今幸猶有所據，皆復其始也。今古文異流同源，宜通之矣。使其長，猶今本

論語合古文齊魯之長也。今自雜語之首脫簡而外諸篇皆無脫簡亦無關。文惟稽其篇次稍失之爾。或疑其譌且脫者。以為壁本之殘。或牽於偽孔傳序。以為伏生口傳之失也。或以為信屈聶牙。遂不攷於諸經。而不知古聖賢人為文之法也。故必知諸經有代為設辭之文。然後梓材之義皆通。必知諸經有述而倒叙斷而遙接之文。然後雜語之義皆通。必知諸經有因時變稱之文。然後顧命之義皆通。義在文中。聖門以經學稱文學者。謂斯文皆斯道也。朝亮不敏。謹為尚書集注述疏。凡尚書經二十九卷。逸文三卷。冠之卷首。附之卷末。上下都為三十五卷。其明今古文之傳者。詳卷首尚書大名下焉。其大誓逸文。擇次二十九卷中。存二十九篇之略也。書序。附卷末上。偽古文。附卷末下。欲其備考也。偽逸文。則附偽古文後焉。禮曰。毋勸說。今之所集。皆述也。敢勸說乎。其純采之。則名。其不純采之。與或為公言。則不名。無非述者。易文言四德采之。穆姜而不名。今考於傳。蓋不純采之。且或為公言也。論語答顏淵仲弓之問仁。其語皆然。與所稱周任之言者不同也。其不純采之。若亦名焉。將必錄而辨之。則蕪矣。此孔子所以述而不作。皆為文言也。朱子稱蘇氏釋書之文。以為過人。蓋知言矣。後世言經言不鬼文。或苦其蕪。今不敢不戒之也。凡要義於注登之。異文具說之。要於疏存之。徵引則取其義之著者。義同則取其言之文者。注文言間疏。

文宜詳。其或徵引詳於注中者。以經之古言古義。非此不明。從鄭禮注之例也。徵引之字。彼此不同。則以可通者明之。從釋文及諸經疏之例也。義之先後。貫乎章句。外注或申其義。或總其義。皆與內注相參。而經之脈絡通焉。從朱子四書注之例也。古經善文。或句中有圖。今疏後或附圖。雜註以圖及獻卜之義也。疏原其始。前人之注。後人疏之。其注而自疏。非從唐之道德經注疏例也。易傳固有其例也。易說卦曰。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又自申之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蓋說八卦皆然。偽孔傳非不多所製也。討其所製之義。復其所製之名。而注不登偽孔矣。亦誅絕之也。非鄭棄鄧析而用其竹刑。如左傳云也。其偽傳之非。義而可惑者。則疏皆辯焉。自維固陋。少之日手寫尚書。綴而讀之。迨游九江。朱先生之門。時講習之。若有寤者。既不自休。博稽尚書家言。樸學可觀。其義猶將待發也。久而鄉居草堂。與諸學子辯難。而令鈔所屬草者。八年。旋以時義旅於湯山之將軍山。與諸學子居山堂。夙夜從事。如鄉居時者。又三年。百為皆廢。終食不忘。胥勉勉乎尚書述草。蓋自草創以來。既十有一年矣。所以艱屯無悔。必漸草畢者。自以讀書報國。愧非其才。惟素所習孔子之書。或猶可竭力於斯。以無忝君父之教云爾。今草甫畢。諸學子數請校梓。願得為禮之肆簡也。迺如其志。以草再馬。庶幾共明書教。

將知遠而求之深也。

尚書集注述疏後序

嗚呼。治經之事。宜一日乎哉。諸學子而校刊尚書述草焉。則五年於斯。率僦居廣州。城集同門千金。以資刊者。其草則自陽山山堂。八百里月郵。以至。皆旋定而旋發也。其始手書詒校者曰。昔程子為易傳。其草不遽以授人。有問者。則曰。尚冀少進乎。迨寢疾而後授之。此其慎也。朱子為論語集註。孟子章句。先後得其草者。數刊之。則見其數改之。其將沒而猶改之者。則所為大學誠意注文也。朱子豈不欲如程子耶。世變愈大。非刊之。則其草難存。不得已也。今尚書述草。非敢有然矣。惟其改之。則所懷也。二三君子。將於校刊時。而能助乎。李漢武侯曰。昔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此以政事而念幼宰之勤。渠也。書以道政事。今從事在書。不曰是亦為政乎。雖十反宜也。凡經義皆大而微。有素所存疑。乃決疑於斯須者。今之發草。時或逸至山下。遽追而改定。此所謂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也。則亦何疑於艱難乎。二三君子。心力方彊。惟經義足以生浩然之氣。古之人所以為無競者。皆至今存也。其完文然也。其逸文猶然也。其大略不可不先明之也。太甲之逸文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寵。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夫后君也。胥猶詩載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與。民相

與也。爾安也。言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蓋王者子民，則民皆得父母而安。此民所以必尊君而親之也。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知尊君而親之，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是民之君其君也，民能相與安矣。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小人不知尊君而親之，故二君而辱其爭民也。是民之不君其君也，民無能相與安矣。無以者，無與也。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無與也，辟亦君也。言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孟子曰：民為貴，是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蓋天子之貴，由民以為君，當無賤民之心。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貴之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苟得民，則四方皆與君之矣。苟不得民，則四方無與君之矣。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故曰：辟則為天下僂矣。明無與君之也。由是言之，民依於君，君依於民，而政以立焉。故凡經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不稱民權，以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道在尊君也。凡經之言君者，言君德，言君職，而不逞君權，以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萬世不可以他求者也。夏書之逸文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以守邦。夫眾者，民眾也。元后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傳戴皇天之戴，謂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曰：乾為天，為君。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賓，明萬國之

眾尊其君曰元后。戴之如皇天。皆其戴而奉之也。故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此以知民不當挾眾而自主矣。蓋眾非元后何戴焉。以如易能以眾正之。以謂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運。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后之左右民。故其眾可左右而用之也。於是乎有以守邦。雖敵國必畏之矣。是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眾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陽之守而存也。論語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則曰民無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學曰。夫眾則失國。此以知君當畜眾而自強矣。蓋后非眾無以守邦焉。召誥有言。王元子者曰。用顧畏於民。若夫巖險也。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民險矣。而后以守邦者。亦民險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召誥所謂民巖者。豈以為人心之險哉。謂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子之而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民心好惡之公者乎。故謂之民巖也。蓋以是為民險矣。天道至公也。則有天險焉。地道至公也。則有地險焉。人道至公也。則有民險焉。民險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誥言天德之敬節性之和者。故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蓋有王元子之所以為誠和也。亦有

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也。於是乎民險皆平矣。天險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險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險之平。以人道之和也。從古以來。敵國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國者。皆無可恃焉。恃民嚴之險也。故古之敵國。若無所顧畏矣。而終不敢不顧畏者。有民嚴在也。若宋之義民是也。而謂有王元子。反不顧畏於斯乎。多士曰。罔顧於天。顯民祗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皆不言民嚴也。而其險昭然矣。不知者以為民嚴者。莊子所謂人心之險也。挾眾而訕言。犯上而作亂。皆民嚴也。所以稱民權也。何其戾於召誥之義哉。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民人也。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乎所欲之正也。天必從之者。天以民為心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則無不從之也。夫天人理欲之說。誣民者迂之矣。而其託於太誓者。以人欲為天必從之者也。豈不悖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蓋人性之欲。有由天理而不化於外物焉。故樂記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性之欲之失也。是天欲絕之矣。而妄以為天必從之乎。夏書之逸文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夫道聚也。振木鐸而行。則聚眾聽焉。故曰。道人徇也。杜氏曰。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古金鈴。徇於

路求敢誰之言是也。此漢志所謂行人采詩者也。師眾也。官師者。百官之眾也。規正也。詩序曰。河水規宣王也。相規者。相與規正其君。若無逸所謂胥教誨也。工百工也。若立政所謂藝人也。國語曰。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楨。匠師慶言於工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蓋言工執藝事以諫也。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况其爭之多乎。夫諫者爭也。以公義爭。其不義也。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古之明君。皆兢兢乎不敢自尊也。而顧問其過。是故諫無常職。人人可以盡言於吾君。道人所采。百官所正。皆諫也。徧乎百工。則眾矣。詩曰。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又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國語曰。庶人傳語。又曰。風聽臚言於市。皆眾諫之義也。然而古之士民。其氣不囂者何也。非挾眾故也。以義之正者為公。非以言之眾者為公也。夫諫者何為而知義之正乎。古之學校六經之術明也。盤庚曰。誕告用靈。具有眾成。造勿襄。在王庭。此盤庚將遷而告民也。誕大也。眾誠也。有眾民也。造至也。勿襄者。戒其慢也。庭者。若周官外朝之位也。古者君有大事。則有庭詢之法。臣民集焉。洪範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者也。古之為君者。此其不與臣民相隔也。然豈詢之而不察之。徒聽於庭議之眾哉。論語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故凡庭詢者非不察之而徒聽之也然非其君之明何以能察之哉大學言新民者所以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也朱子所以必言窮事理為格物之要也故其入告於君者且勤勤以格物窮事理為言蓋以人臣之義正君而救民莫大於是也當盤庚時以河患遷殷其臣浮言而惑民其民惑之而違君雖民有箴言皆伏之不聞矣盤庚苟不察之徒聽於眾將不以庭議沈其國耶善夫盤庚之明也察其臣之惡釋其民之疑不廢庭詢而庭詢有正不可以眾扶也非其能格物之大設中於心者而能然乎大誥曰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此大告東征也管叔率羣弟流言誣周公殷武庚從管叔而叛周成王大告東征而察天人之際也非空言也實事也實理則實事之由也夫造為也為猶作也哲智也洪範曰明作哲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君之於民以哲智導而行之則民無不安矣康安也格至也蔡氏以為大學格物之格是也格知者即大學致知之至也此大學之宗也朱子本之以釋大學者也今言弗作哲以導民康安况曰其有能至知天命乎臯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命威蓋天命在民君哲而民康然後天命可知也君欲作哲非有迪君哲者何以迪民康乎下文言民不康

矣。而求康其民者。則曰與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謂此也。與明也。詩曰。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今言與邦之明。必由於哲者。以明作哲。故也。十人。即民獻之十夫。皆民之賢也。知上帝命者。哲也。十人迪知上帝命者。猶無逸所謂訓告迪哲也。亦猶君奭所謂迪知天威也。蓋上帝命討有罪。今行上帝命者。十人導而行之。非知無以行。故曰迪知也。迪知上帝命。則上文言作哲迪民康者。於此見之矣。由其哲之能明邦也。蓋十人迪哲。則天命討賊之義明。而民之不康者皆定之。邦由是明。即邦由是定。非昏亂之邦矣。當是時。三叔流言。多邦肆伐。而專征者周公也。是成王授周公以天下之兵。而不疑也。夫成王者。孺子王也。年十有三。爾何具明哉。十人迪哲。二公當在焉。其不疑蓋有由也。故成王所謂格知者。格知之大也。至於能察奸謀而定天下之大艱也。豈類小智不明者之所謂格知乎。仲虺之誥之逸文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夫自為者。自己為之也。得友得疑。不言自為者。通上省文也。疑猶禮言師保疑丞之疑。故與師友並言。蓋疑則謀於人也。諸侯自為得師者王。若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得友者霸。若國語言晉文之長事賈也。得疑者存。若戰國策言燕昭之問郭隗。而來舉殺也。皆自為得之也。非由敵國為之也。非由異國為之也。士雖有由敵國異

國而來者。非受命於其國之君臣而來間我也。故我得之以為己用焉。師具所當師。友其所當友。疑其所當疑。誠得其善而好之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此之謂也。故曰。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幽王之所以亡也。故曰。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言。謀國者宜如何自省哉。左傳言楚析公。雍子。子靈。苗。費。皇之奔晉。晉皆怨楚也。乃為晉謀。以害楚焉。故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此霸國餘烈云爾。其有近於自為得之者歟。周書之逸文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夫農者。平地山澤之三農也。空而不有曰乏。事者。百工所備之事也。若孟子言通工易事也。三寶者。所以通有無也。史記曰。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此禹貢所謂惟金三品也。而周監於夏焉。則周之三寶。可推矣。斷而不續。而絕。虞者。山澤之虞也。財者。貨財也。竭而不生曰匱。微而不多曰少。蓋足民之食。其原出於農。備身之事。其原出於工。行幣之寶。其原出於商。取地之財。其原出於虞。故史記引此而說之曰。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言其原出於此也。今不出焉。則失其原而不利矣。周官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

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婦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服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業。今周書約九職而統言之。其言農也。而三農與園圃臣妾統焉。其言工也。而百工與嬖婦閒民統焉。其言商也。而商與賈統焉。其言虞也。而虞衡與藪牧統焉。故農者民生之本也。工非淫巧之工。商非龍斷之商。工商者濟乎農而資乎虞也。虞者農工商所由賴也。此與九職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無遺矣。豈待他求哉。論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秦之何奪而失任。使其利源之不出也。或曰。三寶之金。不憂其困。賤曰。自周書言之。則不憂也。農出其三農之貨。工出其百工之貨。虞出其山虞澤虞之貨。中邦之貨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貨乎其間。其資於貨者多也。其資於金者不多也。貨之生不窮。而金之生有窮也。此以本富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說命之逸文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夫口者。言之自出也。自殷高宗言之。則天子之言矣。蓋令乎天下者也。宜首稱焉。起者。所由起也。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鄭氏謂羞猶辱也。惟口起羞者。鄭氏謂當慎言是也。詩曰。好言自口。考言自口。詩所以謂無言不讐也。甲冑者。身之兵備也。兵備在身。人皆見而知之。其他無不知矣。故特言甲冑也。惟甲冑起兵者。當陰備。

不使疑忌也。兵法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今乃且形於甲冑乎？史記稱子貢之言曰：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此兵所猶起也。或曰：甲介也。禮曰：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如其失也，軍容不肅，則必不能。兵乃使覘國者輕之，而起兵矣。蓋禍患所由者，口與甲冑。則其大者馬。衣裳者，國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當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賜也。猶詩：美彤弓者，稱其受言藏之也。史稱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况章服乎？干戈者，國之兵伐也。省者，自祭也。厥躬者，其謀動兵者之身也。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鄭氏謂當恕己，不當害人是也。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以其能省故也。蓋喜怒所用者，衣裳與干戈，則其大者馬。且說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冑，干戈之間，何哉？易之詩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師之道。錫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錫命之言也。衣裳者，錫命之用也。甲冑干戈者，行師之用也。忝此衣裳，執司喉舌，四海羞之。於是乎甲冑無謀，干戈不戢矣。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晉文所以伐曹而數之也。嗚呼！凡若此者，非其大略之所存乎？蓋經義者，經術也。古之人於此，察焉，則皆以卓立於地，圓九萬里中。

而不知其他有何競也。此二三君子所宜辯也。後世行事。或迂經義。而巧者又託經義以為言。若宋事之於周官。則巧矣。其欲正之者。非明經術。則安得正之耶。且治書貴知要也。孔子贊易。巽其必三陳九卦。巽其必於顏氏之子。而稱不遠復。巽春秋。非惟言亂臣賊子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皆知要也。今將有白。亦云遠矣。悠悠乎書。願無忽焉。既而諸學子得手書。敏而從事。疑問之來。筆以答之。雖八百里。若一堂。爾則所助者多也。若何。猷問堯典。日觀四岳。羣牧。而疑覲見為上下之通稱。問召誥節性。而疑與孟子不同。則因而添疏詳之矣。若陳汝廉問堯典如五器。欲從馬氏五玉之說。而疑三帛二生一死。不可以器稱。則因而添疏詳之矣。若張子沂問古文太誓。馬氏傳之。而疑馬所言者。惟曰。今文太誓。問金縢。周公居東。据通鑑之論。本乎詩序。而疑成王未知周公。則因而寤舊本馬說有偽。竇曰。今之太誓。而鴛鴦詩亦添疏詳之矣。其高宗彤日疏。言禘義者。皆以諸疑問而益詳也。昔范氏為穀梁傳集解。羣子有說。皆列名其中。今所問不常。列之難一。未從范氏之例也。故為後序以志之。亦以志校刊終事之日焉。古者序惟在後。今既為前序。又為後序。由杜氏左傳集解序之例而推之也。凡答問在校刊時者。及在其先者。張子沂編為一卷。曰讀書堂答問。今以附尚書述草之後。俾讀者參焉。蓋尚書述草。歷十有五年。而朝亮

國朝文匯

卷二十

十七

國學扶輪社印

則五十有七也。願與諸學子為心力之為志乎古而觀其深。韓子有言。終吾身而已矣。光緒三十有三年十月有二月晦日。

復康太學書

郵示新學偽經考。少閒閱之。既僕竊以為足下過矣。足下言漢之古文皆偽也。偽之者劉歆也。歆承父校書。得新林而其偽行也。一千年來莫察之矣。烏乎。何其言之過也。夫詩序有傳者之失。書序不可信。禮記雜出漢人。明堂位尤妄。月令呂氏所修。易說卦雜卦序卦。後出可疑。左傳惑於和說。昔人察之至詳也。特不皆以罪賊歆耳。乾隆之初。館臣之辨周官曰。周官有歆偽竄者。故史稱歆頒莽之功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盛。公孫祿數歆之罪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辨而察之。若此。賊歆之罪。既已白於天下矣。秦燬天下之書。其藏於博士者不焚。足下言博士之書。蕭何所收者是也。六經無亡闕也。烏乎。何其言之過也。史記曰。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險。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然則何所收者。版圖之書也。故史遷序於律令之下也。當此之時。丞相府中必有博士之書。何實刀筆吏。不知收之。昔人所以痛恨於咸陽一炬也。禮十七篇。亡者不知凡幾。公食

大夫禮曰設洗如祭。若其不亡。饗禮今安在也。足下言伏生無藏書。以伏生為博士。所不禁也。然伏生知秦亂。將棄官流亡。欲挾書而走。不猶恐于禁乎。史記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此其信也。史記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故多於是矣。此史遷之言古文也。足下則以為敬偽竄之。又恐人謂史遷不言古文。以古文未立故也。則又以此為史遷亦已言古文。然則不相矛盾乎。史記曰。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後世因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史遷蓋據所見而言之。足下以為此孔子藏書也。然燔書之時。荀廟藏者不壁藏之。能不于祭乎。況孔氏尤秦之惡乎。則孔壁古文。蓋有繇也。史記魯共王世家。不言得古文者。疏也。史遷之疏者。千百也。足下攻古文。而決其罪於賊。尚今文。而決其傳於孔子。僕以為六經之遠。傳者或失。學者不察。則今文亦賊。敬也。夫公羊。今文也。公羊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此援嫂溺之義也。而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則董卓司馬師孫琳桓溫皆權道也。不亦賊敬之類乎。釋公羊者。言王魯新周故宋。此明堂位王魯之謬也。而足下之攻毛詩也。言其不知三頌為孔子。寓王魯新周故宋之義。烏乎。何其言之過也。

祭將軍山文

維光緒二十有六年歲次庚子七月庚子朔越某日順德簡朝亮啟祭告于將軍山之神曰五嶺之南陽山之東滙水之洑黃香之宗舊來學士導我幽蹤通式其概曰留賢堂通會其美曰通儒水迺廬其間曰將軍山天生將軍肅面蒼鏡爪牙斯石吐氣斯雲高視百里有警昏聞將軍之威峻立相見三關若門守險能變木石發機其雷其電寇必無歸屈人不戰雖戰匪播屯田力饒山上菽麥山下稻苗上溢猶獲下寬既穡兵以食足威行孰置將軍之德大小交讓外大內小入讓其相外小內大出讓其將民象勞謙兼山位當山有寒泉其穴之五千夫可饒冬飲龍吐井養不窮不遺其所滿而不溢德及于古桓桓將軍是軍武威路伏沒來過我不遠于昔山民備寇同歸斌斌將軍資茂文德韓文公來請且我即於今山民野秀賢穡我辱國士託家將軍請書山堂主人我賓厲我忠孝矢我山神

公羊春秋補證後序

廖平

學堂私議以尊經分官為指歸。賈子帝入五學所上不同。賈子引學禮曰帝入東學而禮相及矣帝入南學上出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學記春秋教以詩書。冬夏教以禮樂。是援六藝立六大學堂。東詩上親南樂上處西書上賢北禮上貴。太學分左右上易下春秋所以必立六學者。上下四旁情性不同好惡相反各因所短以施教。每學分經各立宗派亦如六家旨要。易為道春秋為陰陽東儒西墨南名北法分六學專門獨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學兼包六藝事雜言龐教學皆困。王制左學右學有互移法。蓋左右分經異教性情才思不合於此必合於彼使兩學重規疊矩何必互移。此立學分經之說。今以七經分立五學。蒙學孝經禮樂容經小學王制中學春秋高等詩與周禮大學易方言實業別立專學。聽資性相近者學之不與各學相媿。蒙學修身凡俊秀士農工商之子弟皆入焉。孝經標宗禮容治身不但仕宦齊民皆必學。小學以上為仕學立官治人屬焉。主王制統典考中外政治律例學屬焉。王制為普通專業則分擇一門如司徒司馬司空冢宰樂正司寇市擇性所近為專習。蒙學詳不再立課程。蓋考典章如識字。認識功多用思事少於小學相宜卒業後入中學以春秋課之。春秋如會

典律例先師決獄皆所取入中舉治身家故所已明就春秋以推詳當世成敗全經為普通王制官事各就本門推考得失治國齊家上而天王二公下而卿大夫士就行事推論經權君臣父子夫婦隣國外交分門求之王制如陣圖春秋則操縱變化

在乎一心古無史家班志附春秋中外史書讀不勝讀然精華全在春秋或分書人

專治分官事取史書所有本既已貫通餘力可以涉獵凡國家以下綜攬無遺春秋

治法基礎董劉公孫專經文章事業燥炳史冊春秋既通治術思過半矣然後升之

高等時局合適不似漢唐但治春秋已無餘事故必進以周禮尚書周禮大統王制

尚書小統春秋驗小推大簡易易行藉證大統家國因天下而益顯故雖任小亦必

知皇帝宗旨又道家君逸臣勞逸者天下勞者家國積家成國積國成天下知人善

使任其要領也學問於此觀止補吏授職不再入學京師泰學專為易教皇帝法天

調濟損益之至功每因事故如學飾飭盛德篇有懲則飭不孝之愆則飾喪祭之禮

開明之愆則飾鄉飲酒之禮也淫亂之愆則飾昏禮軍聘也故曰刑六官分司之官

法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為民設宿以賊之也六官分司之官

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

空之官以成禮又曰危則飭司徒不知則飭宗伯不平則飭司馬不成則飭司寇貪

則空分職任責尊法無為又六儀有禮樂帝學亦有禮樂六儀為治身帝學為化民

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宗旨不同取效自別以蒙學萬人計入小學不過百入中

學不過三十。入高等不過五人。大學不足一。蒙學成。散歸實業之農工商賈。中學成。皆補吏。考漢博士多補吏郎。後由吏郎至宰輔。不仕而任教職者。或為博士。或教授鄉里。當時儒吏不分。秦本紀凡學者以吏為師。吏即博士之入仕者。人材由閱歷而出。學成必先為吏。以練其才識。印證其學術。既有登進之路。又無學識之患。後世儒科不進授以民社重任。國身而害。故小學以上。皆為仕宦學。分官分學。終身不改。人材多。取效易。後世數易官。官如傳舍。故相率不學。惟歸書吏。由學仕分途。於事功外別有所謂道德。以致儒吏分途。所當釐正者也。今以春秋立王伯之準。又以年時兼皇帝之誦。原始要終。其道畢矣。方今中外交通。羣雄角立。天下無道。政在諸侯。然小大不同。迥異前軌。所謂撥亂世俟後之堯舜者。固為今日言之也。讀是書者。先通王制。考悉國家巨細之政。故推行經傳。以觀其變化。與等差。經常應變。方畧。所有京師國都邑野山川。即今之萬國地法也。王侯卿大夫。如地球千名人傳。征伐勝敗。滅國取邑。世界大事表。三百年中戰奪攻取也。朝聘盟會。各國條約。會盟國際公法也。所獲之忠臣孝子名士烈女。立綱常以為萬國法。孝教也。誅絕之亂臣賊子。撥亂世以為當世法。樂教也。世卿同姓婚。三年喪不親。迺郊祀宗廟。不以禮。立新制革舊弊。以改良禮教也。彰王法。嚴討賊。明通庶。辨等威。強幹弱枝。謹小慎微。以絕亂原。書教也。內本國。外諸

夏內諸夏。外夷狄。用夏變夷。民胞物與。天下一家之量。詩教也。張三世。別九旨。通三統。明六歷。隨世運升降。以立法。循環無端。百變不窮。易教也。大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小之一家一身。一言一行。無所不具也。舉廿四史典章制度。成敗得失。大無不包也。地球百春秋之地。興利除害。革故鼎新。損益裁成之法。不啻疊矩重規也。春秋據魯史。為王伯方伯卒。正連帥五等之中。五學以春秋居大學高等小學。家學之中。家學小學。修身之禮容。治國之典章。始基來源也。高等大學。皇帝之大同推驗。其歸宿也。舉春秋以括終始。得其中而首尾備。故中者握要之圖。身家細小不求詳。皇帝高遠所不迪。一年綱領條流。可以大通。再以二年。仿董劉舊法。涉獵普通。據一經以應萬事。左右逢原。泛應曲當。始終三年。上下俱遠。大高各以一年。化小為大。取效不難。小學之功。寬以三載。蒙學以後。統計八年。平治修齊。通可卒業。得所依歸。效可操券。且諸學蠲逸事同一貫。提綱挈領。成效自速。庶可洗寡要少功之恥。存此私議。以張舊法。野人食芹而甘。願共同好。易危為安。轉敗為勝。其機括或在是歟。

羣經大義序

經學有微言。有大義。有事文。有取義。

篇擬編羣經大義。蓋去曲與。取顯明。

舍糟粕。取精華。儒者章句繁多。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說堯典二字。至三萬言。青年入

學皓首不能通一經，儒無用，實經累之。方今去古逾遠，史冊政典，日新月積，數十百倍於經傳。西學度海，篇帙繁博，過於中典。子史流派，尤屬蕪雜，書簡繁多，古今要局也。蘇學人訟言廢經，欲撮精英，以便誦習，惟是事體大思精，知難而退，固其常也。蘇子瞻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由於己出。計窮智出，化舊為新，因取白虎通義為監本，略加排次，綜考原書，長義可數，略舉梗概。有十二絕：東漢初中國經學最盛，天子臨雍，標題講義，迥非寒素所能比擬。西漢石渠講論，其書早亡，羣書引用者，亦止數條。惟白虎巍然獨存，為中外一一無二之作。一也。兩漢博士，由少漸多，增立十四，為古今之盛會。博士篤守師法，專門名家，魏晉以下，不能有二。况十四，又其身價尊貴，難於供奉。明帝時當全盛，以國家祿位尊養，乃得供給京師，同堂講論。二也。東漢去古未遠，孔門傳授師說，淵源可尋，不似魏晉以後，分門別戶，黨同伐異。東漢以後，師法絕響，是書粹然，鄒魯之微言大義，迥非後世所及。三也。古典制度，一經不能全備，故漢師以設明堂，建辟雍，彼此相難。十四博士萃集一堂，各出所藏，以應詔命，克臻美善，無抱殘字缺之憾。四也。入講既屬高賢，詔命班孟堅論次其說，文章斐然，條暢華贍，故雖談經之書，辭旨淵茂，無注疏支繁。理學空行諸弊，即以文論，非後世所及。五也。何許古今分爭，調和彌縫，儒林勢成聚

訟當時古文雖興未能成派辨別異同不敢參以諸老爲守師法志同道合真仰尼
山古文晚說百不取一不似魏晉事雜書龐以偽亂真六也藝文志著錄各書全在
故府今則百無一存以見存公藝當時本俱存故多佚文如伯姬歸於紀明待年也
與譏娶母黨皆爲今本所無樂記引八音配八風今本亦屬遺佚穀梁作三軍傳有
脫文范氏因之疑傳是書獨存古本全文出范本遠甚多足補正今本七也魏晉以
下儒生專宗鄭學全失家法浸淫至於六朝唐初正義不知取舍爲經學大厄是書
遺文墜典一字千金如三公從守順八風施行政事論語天子四飯取諸四岳所戴
故文遺義數十百條又偽古文經傳與毛詩古書周禮公孫百十二女周制七千里
司空缺官之類絕無其說真文祕記允堪寶貴八也道德天命陰陽五行爲皇帝家
法後儒誤解於平治修齊外別有所謂道德越天下學人同歸禪寂是書表張皇帝
道出於天見於原書不似後儒有王伯無天下聖教圍於偏隅不足以收血氣尊親
之效繼往世開太平九也自馬鄭學盛孔子外別主文周與博士日尋仇讐如五經
異義墨守膏肓今古分爭攻戰不已如仍異同經義何得一統是原書不別姓氏本
爲長義又以史讀經糟粕芻狗啓後人廢經之說是書首論六藝推及百行權往思
來萬世師表儒不如吏庠序蒙羞忍恥頑固彌堅以是立基別有天國資我做遊既

得真銓。足奪迷惘。十也。國朝經學。初雜心說。繼困音訓。列錄雖多。尚屬門外陳氏疏證。踵事增華。後來居上。既習是書。阮王經解。皆可束閣。又原文不過五萬。綱領俱全。義雖深淵。辭極顯豁。蒙學誦此。可不再讀全經。小學以上。專治王伯。可讀春秋。又入手得宗。不迷歧趨。功鉅事簡。從此經籍光昌。十一也。漢宋章句繁碎。鄙語俚言。學究儒以經學為鑽研音訓。空行議論。一入仕途。心頭別換。心乎所習。全無所用。此書可代專言政法普通綱領洞悉。然後擇治專經。以簡馭繁。收效輕易。且經切人事。與史政掌故。與地壘矩重規。讀經即各學之準繩。博覽又為經學之輔翼。治是書乃知經統中外學術。富與地球相終始。凡後來論說。可皆屏絕。學術一明。人才日眾。十二也。惟學堂之設。專取中材。古之作者。曠代一覩。董劉匡章。或學究天人。或勳閭宰輔。考其致力。仍屬專經。四君事業。二千年來。不可多得。尚且專經。今中學堂百千萬億之學生。能如是。是亦足矣。乃以古者聰明絕世之偉人。所不能不致之。其強此於古云。有何仇怨。陷以深阱。且專經而經存。兼習而經亡。履轍昭然。昔賢所歎。學生藉是書為經學普通。擇一經為專業。又以全經為普通。再擇一官為專業。千緒萬徑。以適國為歸。既得歸國。奚必偏歷歧途。往勞車馬。管中窺日。終勝霧裡看花。若董劉諸君政事文章。取諸官中。達原左右。由精而博。應變無方。蓋各經包羅萬有。泛應不窮。然非專精。

國朝文匯

卷二十

二十三

丁集
國學扶輪社印

則冥視無睹。行有餘力。方可學文。一國三公。終於無成。學者亦惟旅進旅退。敷衍日月而已。故古人之博。由專以成。經傳傳約之說。舊皆誤解。心無所主。故功課繁。即教者亦苦。驚廣貪多。斷難成業。稽是書為老馬。改道之刑。驅事半功倍。若因其簡要。便於兼綜。則失編錄之苦心。增補近于史一者。不如請經史一語。以專體立。視再加步。擴義。藉皆我注脚。則博專兩體具長。王制一册。包典考而有餘。春秋一編。即廿史之模範。必先分學。分經。分官。分事。各究偏長。合為全善。學堂數百萬。人能偏長。每門可用不下萬人。即屬專材。何憂乏用。若求全備。以周公才藝。偏責學生。清夜自思。亦當發笑。即使人皆周公。受職之外。均屬枉勞。時局需人。尚欲別開遠途。本有迫不及待之勢。與其一日編習十餘事。一人編讀四庫書。大而無當。徒勞仰屋。何如改絃易轍。仿速成科。一人十年課程。分之十人。則一年而異。再分二十人。則半年而異。中外學術。專科有師。一年皆可有成。以此求速。則三年之安。見終身不得乎。外國學校章程。譯者恐失其旨。否則明於局。昧於序。西工藝分工。以針線織十人。而成文。學博考四國。原不盡同。相與商榷。庶得改良乎。則與工逐相反。背道而馳。不解其故。

應 詔統籌全局疏

康有為

竊頃者德人割據膠洲。俄人窺伺旅大。諸國環伺。岌岌待亡。自甲午和議成後。臣累上書。極陳時危。力請變法。格未得達。旋即告歸。土室撫膺。閉門泣血。未及三年。遂有茲變。臣萬里浮海。再詣 闕廷。荷蒙 皇上不棄芻蕘。特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傳詢。問以大計。復命具摺上陳。並宣取臣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進呈御覽。此蓋歷朝未有之異數。而 大聖人採及葑菲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際時艱。敢不竭盡其餘。以備採擇。臣聞方今大地守舊之國。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脅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蘭是也。有盡取其利權一舉而亡之者。緬甸是也。有盡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權而後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權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無士無兵無餉無船無械。雖名為國。而土地鐵路輪船商務銀行。惟敵之命。聽客取求。雖無亡之形。而有亡之實矣。後此之變。臣不忍言。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然則守舊開新之效。已斷可覩矣。以 皇上之明。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皇上與諸臣。誠審知其病之根原。則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己夏而衣重

表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竭而淪胥者也。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况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敝政。何嘗為

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

祖宗之初意哉。今託於

祖宗之法。

固已誣

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

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

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

祖宗之法而不能守

祖宗之地。與稍

變 祖宗之法而能守

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輕。殆不待辨矣。雖

然。故變法矣。而國是未定。眾論不一。何從而能舍舊圖新哉。夫國之有是。猶船之有舵。方之有鍼。所以決一國之趨向。而定天下之從違者也。若針之于午未定。舵之東西游移。則徘徊莫適。悵悵何之。行者不知所從。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依。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極。以此而駕橫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適遭風沙大霧之交加。安有不沉溺者哉。今 朝廷非不稍變法矣。然 皇上行之。而大臣撓之才。士言之。而舊僚攻之。不以為用夷變夏。則以為變亂。

祖制。譟謗並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變法之有效。猶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審時勢之不

能不變。知舊法之不能不除。臣請皇上斷自聖心。先定國是而已。國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輕重。剛柔緩急不同。措置之宜。其規模條理綱領節目大異。稍有乖謬。亦無成功。臣愚嘗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與今既遠。臣願皇上日讀孟子。師其愛民之心。漢唐宋明之沿革可操。但列國與一統迥異。臣願皇上上考管子。師其經國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遠俗殊。變久跡絕。臣故請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也。然求其時地不遠。教俗畧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書佳畫。墨蹟尚存。而易於臨摹。如宮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鋪設。則莫如取鑑於日本之維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舊攘夷與我同。其幕府封建與我異。其國君守府。變法更難。然而成功甚速者。則以變法之始。趨向之方。針定措施之條理得也。考其維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義有三。一曰大誓羣臣以定國是。二曰立對策所以徵賢才。三曰開制度局而定憲法。其誓文在決萬幾於公論。採萬國之良法。協國民之同心。無分種族。一上下之議論。無論藩庶。令羣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從。於是國是定而議論一矣。召天下之徵士貢士。咸上書於對策所。五日一見稱。旨者擢用。於是下情通而羣才進矣。開制度局於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議定參預之任。商榷新政。草定憲

法於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強效原於此。皇上若決定變法請先舉三者。大集羣臣於

天壇

太廟或

御乾清門詔定國是躬申誓戒除舊布新與

民更始。令羣臣具名上表咸革舊習。黽勉維新。否則自陳免官。以激厲眾志。一定與論。設上書所於

午門。日輪派御史二人監收。許天下士民皆得上書。其羣僚喜事。

咸許自達。無得由堂官代遞。以致阻撓。具有稱旨者。召見察問。量才擢用。則下情咸通。羣才輻輳矣。設制度局於

內廷。選天下通才十數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

議皆平等。略如

聖祖設南書房

世宗設軍機處例。皇上每日親臨。

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當存何者當刪。損益庶政。重定章程。然後敷布施行。乃不謬矣。近泰西政論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

後政體備。以我朝論之。皇上則為元首。百體所從。軍機號為政府。出納王命。然

泥對頃刻。未能謀議。但為喉舌之司。未當論思之寄。若部寺督撫僅為行政之官。譬

於手足。但供奔持。豈預謀議。且部臣以守例為職。而以新政與之議。事既違例。勢必

反駁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參謀。敵哉。近者新政多下總署。總署但任外交。豈能兼營

商務。况員多年老。或兼數差。共議新政。取決俄頃。欲其詳美。勢必不能。若御史為耳

目之官。刑曹當司法之寄。百官皆備。而獨無左右謀議之人。專任論思之寄。然而新

政之行否。實關軍國之安危。而言者妄請施行。主者不知別擇。無專司為之討論。無憲政為之著明。浪付有司。聽其抑揚。惑之者駁詰而不行。決之者倉卒而不盡。依據者狐疑而莫定。從之者條畫而不詳。是猶範人之形。有頭目手足。口舌身體。而獨無心思。必至冥行踴進。顛倒狂瞽。而後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豈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設。尤為變法之原也。然今之部寺。率皆守舊之官。驟予改革。勢實難行。既立制度局。總具綱。宜立十二局分其事。一曰法律局。外人來者。自治其民。不與我平等之權利。實為非常之國恥。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規不同。故也。今宜採羅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驟行內地。亦當先行於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則。船則。訟律。軍律。國幣。公法。西人皆極詳明。既不能閉關絕市。則通商交際。勢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無律法。吏民無所率從。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種新法。皆我所夙無。而事勢所宜。可補我所未備。故宜有專司。探定各律。以定率從。二曰度支局。我國地比歐洲。人數倍之。然患貧實甚。所入乃下等於智利希臘小國。無財理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紙幣。銀行。印稅。證券。訟紙。信紙。烟酒稅。礦產。山林。公債。皆致萬萬。多我所無。宜開新局。專任之。三曰學校局。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中學。各府縣立小學。及專門各學。若海陸醫學。律學。師範學。編譯西書。分定課級。非禮部所能辦。宜立局而責成焉。

四曰農局舉國之農田山林水產畜牧料量其土宜講求其進步改良焉五曰工局司舉國之製造機器美術特許其新製而鼓勵之其船舶市場新造之橋梁堤岸道路咸屬焉六曰商局舉國之商務商學商會商情商貨商律專任講求激勵之七曰鐵路局舉國之應修鐵路繪圖定例權限咸屬焉八曰郵政局舉國皆行郵政以通信命各省府縣鄉成立分局並電線屬焉九曰礦務局舉國之礦產礦稅礦學屬焉十曰游會局凡舉國各政會舉教會游歷游學各國會司其政律而鼓舞之十一曰陸軍局選編國民為兵而司其教練十二曰海軍局治鐵艦練軍之業十二局設庶政可得而舉矣然國政之立皆以為民民政不舉等於具文而已夫地方之治皆起於民而自縣令之下僅一二簿尉雜流未嘗託以民治縣令任重而選賤俸薄而官卑自治獄催科外餘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轄總累四重乃至督撫而後達於上藩臬道府拱手無事皆為冗員徒增文書費厚祿而已一省事權皆在督撫然必久累資勞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舊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講求新政而舉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學堂農商之詔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責亦可見矣日本以知縣上隸於國漢制百郡以太守上達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漢制每道設一民政局妙選通才督辦其事用南書房及舉政例自一品至七品

京朝官皆可為之。准其專摺奏事。體制與督撫平等。用出使例。聽其自辟參贊。隨員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則開缺。另候簡用。即以道缺給之。先撥釐稅。俾其創辦新政。每縣設民政分局督辦。派員會同地方紳士治之。除刑獄賦稅。暫時仍歸知縣外。凡地圖戶口道路山林學校農工商務衛生警捕。皆次第舉行。三月而備其規模。一年而責其成效。如此則內外並舉。臂指靈通。憲章草定。奉行有準。然後爰法可成。新政有效也。若夫廣遣親王大臣游歷。以通外情。大譯西書。游學外國。以得新學。厚祿俸以養廉恥。變通科舉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猶慮強鄰四逼。不能容我從容圖治也。且我民窮國匱。新政何以舉行。聞日本之變法也。先行紙幣。立銀行。財泉流通。遂以足維新之用。今宜大籌數萬萬之款。立局以造紙幣。各省分設銀行。用印度田稅之法。仿各國印花之稅。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後郡縣編立各種學堂。沿海急設武備學院。大購鐵艦五十艘。急練民兵百萬。則氣象丕變。雄新有圖。雖不敢望自強。亦庶幾可以自保。臣愚夙夜憂國。統籌大局。思之至詳。其能舉而行之。惟 皇上之明。其不能舉而行之。惟諸臣之罪。時沾國危。謹竭愚誠。伏乞 皇上聖鑒。謹呈。

日本書目志序

聖人譬之醫也。醫之高方。因病而發藥。若病變則方亦變矣。聖人之為治法也。隨時而立。義時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經而歸於易。春秋發三世之義。有撥亂之世。有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質三統焉。條理備。以待後世之窮而採用之。嗚呼。孔子之慮深以周哉。吾中國大地之名國也。今則耗矣。哀哉。以大地萬國皆更新。而中國尚守舊故也。伊尹古能治病國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湯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積池水而不易。則其腐臭。身面不沐浴。則垢穢。盈天地無風之掃蕩。改易則萬物不生。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黯。新則潔。舊則賤。天之理也。今中國亦汲汲思自強。而博資使格者。老在位之風未去。稽書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補綴其一。二以具文行之。譬補漏糊紙於覆屋破船之下。亦終必亡而已矣。即使掃除震蕩。摧陷其舊習。而更張之。然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砲械之末。而在具士人之學。新法之善。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則心倫。生物。氣則化光。電。重。業則農工商礦。皆以專門之士為之。此其所以開闢地球。橫絕宇內也。而吾數百萬之吏士。問以大地道理。國土。人民。物產。茫茫如墜烟霧。瞠目。僑舌。不能語。况生物。心倫。質化。光電。重農工商礦之有專學。新書哉。其未開

徑路固也。故欲開礦而無礦學。無礦書。欲種植而無植物學。無植物書。欲牧畜而無牧學。無牧書。欲製造而無工學。無工書。欲振商業而無商業。無商書。仍用舊法而已。則就開礦言之。虧敗已多矣。泰西於各學。以數百年考之。以數十國學士講之。以功牌科第激厲之。其堂室門戶。條秩精詳。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國今乃始舍而自講之。非數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決無舍而別講之理也。今吾中國之於大地萬國也。譬猶泛萬石之木航。與羣鐵艦爭勝於滄海也。而航上榜人皆盲人。替者黑夜無火。昧昧然操柁於烟霧中。即無敵船之攻。其遭風濤砂石之破。可必也。况環百數習於出沒波濤之鐵艦。而柁工榜人皆漁戶。為之明燈火。張旌旗而來攻。其能待我從容求火乎。然今及諸艦之未來攻也。吾速以金篋刮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緩也。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來諸業之書。萬百億千。吾中人識西文者。寡待吾數百萬吏士。識西文而後讀之。是待百年而後可。則吾終無張燈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強。惟有譯書而已。今之公卿明達者。亦有知譯書者矣。曾文正公之開製造局以譯書也。三十年矣。僅百餘種耳。今即使各省並起。而延致泰西博學專門之士。歲非數千金。不能得一人。得一人矣。而不能通中國語言文字。猶不能譯也。西人有通學游於中國。而通吾之語言文字。自一

二教士外無幾人焉。則欲譯泰西諸學之要書。亦必待之百年而後可。彼環數十國之狡馬。思啓者。豈能久待乎。是諸學終不可得興。而終不能求明而自強也。夫中國今日不變法。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學。亦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欲開農工商礦之學。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凡此諸學。中國皆無其書。必待士人之識泰西文字。然後學之。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遍。人士安得盡人通其學。不待盡泰西文字而通其學。非譯書不可。譯書非二十行省並興不可。即二十行省盡興。而譯之矣。譯人有人矣。而吾國岌岌安得此從容之歲月。然則法終不能變。而國終不可強也。康 昧昧思之曰。天道後起者勝於先起也。人道後人逸於前人也。泰西之變法。至遲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藝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維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藝已成。大地之中。變法而驟強者。惟俄與日也。俄遠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察其變法之條理先後。則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敏明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譯其書者而刻之。布之海內。以數年之期。數萬之金。而泰西數百年

數萬萬人士新得之學舉在是。吾數百萬之吏士識字之人皆可以講求之。然後致之學校以教之。或崇之科舉以勵之。天下嚮風。文學輻湊。而才不可勝用矣。於是言礦學而礦無不開。言農工商而業無不新。言化光電重天文地理而無微之不入也。以我溫帶之地千數百萬之士。四萬萬之農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駕於英美而逾趨於俄日可待也。日本變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與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邇者購鐵艦槍砲築營壘以萬萬計。而挫於區區之日本公卿士夫。恐懼震動。幾不成國。若夫一鐵艦之費數百萬矣。一克虜伯砲之微費數萬金矣。夫以數金可譯書以開四萬萬人之智。以為百度之本。自強之謀而不為。而徒為購一二砲以為齎敵藉寇之資。其為智愚何如也。嗚呼。日人之禍。吾自戊子上書言之。曲突徙薪。不達而歸。欲結會以譯日書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嗚呼。使吾會成。日書盡譯。上之公卿。散之天下。豈有割量之事乎。故今日其可以布衣而存國也。然今不早圖。又將為壘灣之續矣。吾譯書之會。不知何日成也。竊憫夫公卿憂國者。為力至易。取致至捷。而不知為之也。購求日本書至多。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漢志之例。攝其精要。剪其無用。先著簡明之目。以待憂國者求焉。

適可齋記言記行序

梁啟超

中國之為人弱。其致極於今日。而其根伏於數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以商弱我者。百中國武備不修。見弱之道一。文學不興。見弱之道百。西人之始來也。非必欲得地也。滅國也。通商而已。通商萬國之所同也。客邦之利五。而主國之利十。未或以為害也。害惡在。中國人士處閭室。坐督井。普不知外事。又疲散。苗要。苟欲彌一日之患。而粗於千歲之毒。彼族察是。故相待之道。曰欺曰脅。而我之運彼也。如叢神與奕秋博。無著不謬。無子不死。一誤再誤。以訖於今。嗚呼。不可謂國有人矣。自十七歲。頗有林於中外。弱強之迹。顧卿處寡學。因槎駕南朔。求所謂豪傑之士。周之四國者。所見所聞。其象巽之流。往往學此為衣食計。無通識。無遠志。或有宿學清流。銳意新學。然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土。隔膜影響。如貧子說金。終無是處。蓋帖然。藤於心者。不過數人。顧聞馬君眉叔將十年矣。稱之者一。而謗之者百。殷殷願見。彌有歲年。今秋海上。忽獲合并。共晨夕。飲言論者十餘日。然後霍然。信中國之果有人也。世之謗君者。勿論。其稱君者。亦以為是。嘗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來。可斗量也。吾有以聞君之所學。泰西格致之理。導源於希臘。政律之善。肇始於羅馬。君之於西學也。鑑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識沿革。進趨之理。通變盛強之

原以審中國受弱之所在。若以無厚入有間。其於治天下若燭照而數計也。君書未獲見所見者二種。適可齋記言。適可齋記行。非君特撰之書也。然每發一論。動為數十年以前談洋務者所不能言。每建一義。皆為數十年以後治中國者所不能言。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甯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甯有將來。宋錫之於孔父。知而不用。春秋罪之。是或有天運焉。則更何惑乎。誇君者之百其喙。以吠聲也。吾請進一言。願君捐慮專精。為其所欲為者。成一家之言。以詒天下。首御不云乎。鏗而不舍。金石可鏗。窮極必變。天之道矣。四萬萬之人。甯冥冥以淪胥歟。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日。新會梁超啓謹敘。

日本國志後序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超啓讀之。欣懽詠歎。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懽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鑿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乃誦言曰。使千萬里之外。若干萬歲之後。讀吾書者。若布眉目而列白黑。登廟廡而誦昭穆。入家庭而數米菑也。則良史之才矣。使千萬里之外。若干萬歲之後。讀吾書者。迪以知吾世。審吾志。其用吾言也。治焉者。榮其國。言焉者。輔其文。其不能用。則

千萬里之外。若干萬歲之後。輕材諛說之徒。咨嗟之太息之。夫是之謂經世先王之志。斯義也。吾以求諸古史氏。則惟司馬子長有取焉。雖然。道已家事者。苟非愚駭蒙憇之子。莫不靡靡能言之。深周隱曲。若夫遠方殊類。遠絕侷侷之域。則雖大智長老。聞言未解。遊夢不及。况欲別聞閩語。子姪數米盪哉。此為尤難絕無之事矣。司馬子長美矣。然其為史記也。是家人子之道。其家事也。日本立國二千年。無正史。私家紀述。穢雜不可理。彼中學子。能究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鮮。矧乃異域絕俗。殊文別語。正朔服色。器物名號。度律量衡。靡有同者。其孰從而通之。且夫日本古之彈丸。而今之雄國也。三十年間。以禍為福。以弱為強。一舉而奪琉球。再舉而割臺灣。此土學子。軒睡未起。覩此異狀。橋口絳舌。莫知其由。故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讀日本國志者。其於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政之由。若入其閩閩。而數米盪。別白黑而誦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於今日之事。若燭照而數計也。又甯惟今日之事而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顧犬補牢。未為遲矣。孟子不云乎。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斯書乎。豈可以史乎。史乎。目之乎。雖然。古之史乎。皆有指義。其志深。其指遠。啓超於先生之學。匪敢曰深知。顧知其為學也。不肯苟為附古人。以自見。上自道術。中及國政。下逮文辭。冥冥乎入於淵微。故告讀是書者。論其過審其志。知所戒備。因

以為治無使後世仿效而果效也

跋

庚戌季秋之月同人校國朝文匯既歲事延撮其畧而識之曰
茲集最錄明遺民作者一百七家順康雍乾嘉九百五十一家道
咸同光二百九十八家統計一千三百五十六家其文派諸序論
之詳矣不復贅茲試言校校者以新本對舊本取兩方之符合而
已夫兩方符合校者誠未必能自堅其信有一筆半筆之誤而其
字大異者如未與末汎與汎搏與搏杯與坏芊與半在讀書者從
容暇豫向梳字櫛無微不至而校者終日伏案走馬看花精神稍
有不濟難免滑過假如一卷誤一字在校者自謂無甚謬而二百
卷已誤二百字指摘紛如矣加以石印有一種特別之誤假如正
字寫者上畫畧短照印縮小變為止字文字點撇稍連變為大字
此又校者所留心不到者顧此數者不得謂非校者之責任也乃
有原本漫漶或輾轉傳鈔別風淮雨草蛇灰線不可辨識校者惟

有以文義意會而已然文義何可易言有引用古字與今字迥別者有引用古義與今義迥別者有形聲通段不可以常解解者如揚雄或作楊感慨或作概商榷或作權又作確又如戌削或作戌戌與戌皆無實義可尋必見文選上林賦之邱削乃知史記上林賦之戌削為邱與戌同聲相段方敢信其為戌諸如此類有疑其誤而實非誤者則亦有實誤而不敢斷其誤者非讀破萬卷書敢言審訂哉甲前集某若所摘誤處吾以自成也可等之緩聞咽非田皆無以矣繆耶坐而須亡吾降平西不解延齡也謀潤於既喝之井人交口玉輔臣吾豐則曾子因居書巖也與荀息之郵嬖姬此目論也死而復奪其九其以書史役者始諸條皆不誤而驟聞之若以為誤蓋古文字法向法之異也同人自慚孤陋惟常抱一保存國粹愛惜書籍之心孜孜矻矻力求無過先取舊本新本互對求其兩方符合復注重新本磋商文義字字句句宛如自己構造抽蕉剝繭迴瀾注泐稍有疑義複對原

本而困難即從此生即如上所云者往往一名詞之疑同人聚訟
二三日一殘字之補蒐討古籍數十種如遊華山記遊衡山記及
各種遊記一句一步一字一轉聞有脫譌無從虛造如治河議治
吳淞江議及各種地利考方位向背道里遠近一字之訛千里之
謬此必徧攷方輿參雜記然亦有荒僻地名書不經見如高堰
與高堰人知高堰而不知高堰也有習見地名而稊本互譌如餘
干與餘干必考其沿革纔信為干也又如論字原必徧考字書半
非說文解字之所有論經學必徧考經籍亦非皇清經解所能包
論算術必考算書自非專門名家雖度書盈朶無從問津惟史學
一門最易查檢尚非困難所在其他或用僻書用古字用梵典用
譯語似可解似不可解似可句似不可句在文中為雄師為特色
而校者視之荆榛塞涂塵霧蔽目矣同人擔此重任恨不早讀十
年書又以四方購書者馳函督促日必數起迫於時間并力而營

晝則刻晷夜則焚膏寢食胥忘心力交瘁凡十閱月幸告卒業古
人校書一集有遊至數年或十餘年者是編蒐集至一千三百餘
家成書至二百餘卷可謂巨帙而校勘時間短促如此自知不免
疏忽當續出校勘記以成完璧海內通人幸匡正之則同人所辦
香以祝倒屣以迎者也

宣統二年庚戌季秋之月

校者識